

12
820.5
677.57

484

文壇

484 號 月 八
期 二 第 卷 八 第
期 四 四 第 字 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聯合會東亞行印
南京圖書館藏

文壇月刊 第八卷 第二期 目錄

民國廿七年八月一日出版

受難的海.....	陳東流(四三)
杜管家(中篇全刊).....	向陽春(四八)
懸崖之愛.....	夏晨(五八)
今夫子.....	林森林(六一)
樹林裏的哭聲.....	黃衍清(六五)
三姊妹的故事.....	匈牙利赫爾泰 孫用譯(七〇)
希望.....	陳琳(七二)
海浪心濤.....	雪倫(五七)
論描寫.....	陳東流(七八)
幻想.....	尊尼(七五)
我走到.....	陽子(六四)
寫在靈魂的碑上.....	丁白(八四)
編餘小記.....	盧森(八五)

文壇月刊 第八卷第二期 總第四十四號

主編人：盧森

發行者：文壇月刊社

發行所：廣州中華北迎賓路十一號二樓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 海外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清源巷七號

售價：本期另售暫定國幣捌拾萬元
預訂：全年十二期港幣拾元
半年六期港幣伍元

訂刊處：◎本社◎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中華文協廣東分會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歡迎外稿，一經發表
敬致酬金：文每千字拾萬至三十萬元，詩
每行伍千元至壹萬元。

位價	佔面			每英 角時
	全	半	四分之一	
封面	千六萬元	八百萬元	四百萬元	
封底	二千萬元	一千萬元	九百萬元	
封面裡	千四萬元	七百萬元	五百萬元	
封底裡	千六萬元	八百萬元		
正文	千二萬元	六百萬元	四十萬元	一百萬元
前後				

受難的海

陳東流

有如墨黑的薄布被流水沖洗着，間暗的天幕漸漸褪了顏色，開始模糊地透露出本來面目。星星悄悄地退隱了，祇疏落地殘曠着幾點稀弱底微光，散綴在淡墨色的穹空裡。

海寧謐流盪着，灣邊着，空閒動着細碎的潮水撞擊的濤聲，以及浪頭拍打着灘岸的澎湃底音響，交錯地織成了海的夜底交鳴。

這時候打遙遠的岸地上底農舍裡，開始斷續地傳來了清脆的鷄鳴，一聲聲衝破大地的沉寂……

如福叔剛由夢裡醒轉來，他聽到了鷄鳴，知道天快亮了，於是爬起身，披上衣服悄悄地進出船面來。

船面上正吹蕩着霧夜特有的涼風，上了年紀的如福叔，不禁打了個寒慄，他跪下船板上拉扯了扯衣領，便撈出火柴燃吸着旱烟。

他已不能再睡了，雖然泊在一塊兒的十數家漁戶們尚在酣夢中盤伏着，還沒有一點兒聲息。然而他個人很興奮，打昨晚起，他衰弱底神經就感受着從未有過的亢奮，夜間想起了許多事情，直至極度困乏底時候，才合上了眼。

他吸着烟，靜聽着海的鳴响，彥生在昨晚所說的話又一次浮上他的腦海——

「海是我們的命根！我們是要靠海活命的……丟那媽，日本仔，把戰艦開到來，碰到

我們的船就追，開炮打，……陷家劃，簡直不許我們活命啦！丟那媽，橫豎是死，就跟他火併，寧可打死了，總勝平白地餓死呵……」

處在跟彥生他們同樣境遇中的如福叔，對於這一番話，無疑是猛烈地激動着他底心，喚起了深切的共鳴。昨晚，在宗強伯的船艙裡，灣泊在這東灣口的十數家漁戶們共同商議，如福叔便是未經考慮而首先贊成彥生的意見的一個。

——日本仔的心腸多惡毒呵！

如福叔一想到這，心頭就有如針刺一樣痛楚，他沒有忘記，而且牢牢地記得過去那些日子，每天，當太陽還沒有露面的早晨，有時是在沉沉的黑夜裡，他們一羣伙伴就聯結出海，在大洋裡拋下網罟，一罟一罟的拉起來，船裏面就噴滿閃爍着銀光的魚兒……他們工作着，生活裡沒有痛苦，沒有憂患，那日子是多末幸福而且愉快呵！可是自從海面上有了敵人的踪跡，他們就開始受到苦難，在廣闊的海空裡生活底安詳，都給那噬人的巨獸般的戰艦驅跑了，從此，他們過着不幸的飢餓與死亡底日子，不是嗎？無數的伙伴與無數的船隻，因為遭過了敵艦，而給那殘酷的敵人殺死，擊沉，或燒燬了……威逼得他們不敢再出海，祇有時時候着敵艦駛離了海面，才能夠獲得一餐半飽……

現在，一艘銀灰色的敵艦又突然開駛到赤

溪（在廣東台山縣東南）海面來，在離海峽口十海哩的銅鼓和三杯酒之間拋着錨，而且每天都放下汽艇來往巡邏着，封鎖着海上的交通和一切船隻的航行，因此，漁戶們只有走避一再也不敢出海去。如福叔他們把船避入獨島山來，灣泊在東灣口已整整一個多月了。

他們因泊着，每天只能夠在附近的淺水灣裏捕捉些小魚來捱過飢餓的日子。顯然，如果敵人的封鎖繼續延長下去，他們亦受到生活更嚴重底壓迫。

被包圍在飢餓的圈子中掙扎着他們，求生底慾望熾烈地在心裡燃燒着，所以迫切地要求着出海去，因為祇有出海才有他們的溫飽！但是海洋外面有着敵艦和巡邏的敵艇呀！因此，在起初，他們懼怕地猶豫着，經昨晚十數家漁戶的聚議後，他們終於堅強地決定明天出海捕魚了。

「日本仔只有一隻戰艦，怕它條X呀！我們人多船多！我們明天出海去！如果它來，便和它較火吧！我們給點利害它嘗嘗……誰的船都不准逃，誰逃走就是烏龜忘八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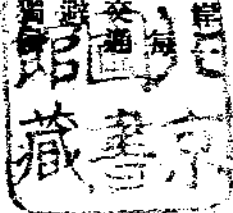
這話也是彥生那小夥子說的，如福叔記得好清楚，當時就獲得全體漁戶的熱烈的響應。——日本仔，你強梁呀，可是困得死我們嗎？

如福叔這樣想起來，他內心裡積壓着的悲苦漸漸消散了，他虔誠地祝禱今天出海能有好收穫，而且願望着也許由於他們的奮鬥掙扎，能夠恢復過去那種安詳的日子，重新獲得舒快的生活……

(1)

南京圖書館藏

630158



這時候的如福叔是愉快的，有如他已預知勝利似地臉上浮上微笑，他寧靜地面對着那親切而浩瀚的海，在期待着天的黎明。

一片夜嶺柔美的靜穆中，騰空升起輕微的沉實的木板底响動，左鄰的船上開始有人爬起來了，習習的晨風還帶來幾聲哈咳。

「宗強伯！你早呀，」
這哈咳聲如福叔是熟悉的，他孑然獨坐了一些時，心裡正有點兒寂寞得發慌，蓦地聽得隔鄰船上的响動，便如獲至寶懷了意外底喜悅，向曠曠底薄霧中朗聲招呼。

「如福叔嗎，呵，你却還比我早呀，」
跟了這聲音隨風送來，隔離如福叔的船二丈來遠的另一隻船面上，出現了一個糊塗的人

「吧，不知怎地總不能閉眼，半夜裏我就來了。」

如福叔把早烟桿向船邊「匪匪」地敲着，消除了燒殘的烟灰。

「我也是這個樣哩，不知怎麼心裡老是癢癢的睡不着。」

那個糊塗人影跟着縮短了半截，似乎坐下在船板上，接着「擦！」地亮起一點火光，同時有了「咕隆咕隆」的水烟筒底响聲響過來。

「宗強伯，你說我們今天出海去，會不會碰到日本仔呢？」

如福叔突然天真地問道。

「有什麼法兒避得開呢，你知道日本仔就在「銅鼓」那兒，可是我們不怕它哪！昨晚，

我們不是已經講過，如果遇日本仔……就決定和它較火嗎！」宗強伯直爽地回答着他的伙伴。

「我也是這末想哪，吧，不這樣，我們大事兒可真快要拜見龍王啦。」

「可不是麼！」

如福叔，你兩個這樣早先呵，」
在他倆的談話中，另外有麼一個高亢的粗嗓子响起來，他倆的眼光都不由地向聲音的來處找：一個高大的身影正站立他倆的相等距離的船上。

「吧，彥生，你起來啦，」

如福叔愉快地招喚道。

「快天光了，天色似乎很好，準會是個好晴天。」

那年青人抬頭望着遠方，一邊朗聲說着。

「是的。今天魚一定很多哩，」

宗強伯說着，本能地望了望天。

「一個多月了，我們不會見到那跳躍的大鮮魚了！」

如福叔帶了興奮的心情慨歎道。

「吧，如福叔，打今天起，我們不會再因死在這東瀛口挨餓了，不是麼！」

彥生說話永遠是聲樂般的。

「吧，」

如福叔點了點頭。

「喂，彥生！你昨夜可已經完全查看過各船上的槍械了嗎？」

在那邊的宗強伯，像突然記起來似的，大聲地問道。

「完全查看過了，而且我們都已經把「七九」「毛瑟」的子彈裝好，還有「大砲」的碼，什麼都準備好了。」

「吧，這樣才好。」

在他們談話的不經意中，頭頂的天幕，已逐漸地被那不斷的流水冲刷着似地變為灰淡的一片了，星粒也艱難地再找幾點，從岸地上，遙遙地傳過來更爲頻繁高亢的鷄唱，時候是黎明了。

漁戶們受着曉鷄的催促，各船上漸漸響起了亂雜的騷動，於是木板和雜物的碰擊聲，說話聲，立刻擴散在廣漠的空間。

男人們都跑出船面來，他們在晨霧的籠罩下互相親切地召喚着，他們每個人的心裡，今天都是充滿了異樣的爽快，同時從未有過的一種新鮮的躍動底感覺，使得他們都接捺不住發出許多愉快的談話。

女人們呢，她們也一掃個多月來深心裡鬱積的愁苦，古銅色的臉蛋上底憔悴已另換愉悅的笑容，她們在各自的船艙裡，忙迫地收拾着起床後的零碎物件，一邊用着尖脆的嗓音逗弄着啼哭底孩子們：

「乖乖不要喊哪，爸爸捉了鮮大魚給蝦仔送飯嗎……爸爸賣了魚買麻糖頭呵……」

「喂，老哥們！不要老呆在那兒打牙花了，待會兒就水大啦……我們要趕着日頭出海哪！」

在一片嘈雜的咕呱聲中，陸的一個响亮的粗嗓子叫起來，這是彥生的聲音。

「係啦，大家應該快整好自己的網罟呀……」

宗強伯接着也在一邊催促起來。
「振興！閉起你的嘴罷，回船裡去拿出我們的香燭來呀。」

如福叔對蹲在船舷上正起勁地和鄰船的生們傾談着的兒子，大聲叱喝道。
「我打算今天放生釣哩，不用香燭了。」

那壯健的小夥子並沒有離開船舷，固執地仍然蹲坐着，頭也不拉一下回答着他的老子。
「你知道什麼呀，這時候放得生釣嗎，吠哩！……我說你去拿出香燭來呀……」

如福叔却堅持着自己的意見。
那年青人只得讓步地走入船裡去。
「煮飯吧！」

如福叔吩咐着媳婦兒。
「沒米了哩，煮什麼飯呀？」

打船梢頭送過一個老婦人的咕嚕。
「丟那媽，開埋你的狗嘴呀！……昨晚晚上在宗強伯和阿國那兒借來的三升米，不是放在罐子嗎！」

如福叔暴燥起來，咆哮着他的老婆。
「公公，我知道的。」

振興媳婦連忙回答道。
「爺爺！爺爺！我要魚送飯哩，你昨晚講過今天有大魚啦。」

小孫子從船裏爬上船頭來，他身上掛帶着的木葫蘆擺呀擺的，活潑地跑近如福叔的身邊，親暱地說道。
「噯，還未有出海哪，待天光了，爺爺出海去，才有呵。午飯準會有的，午飯準會有的。」

如福叔一見小孩子，氣也就不下來，他把那小孩子攆在自己的懷抱裡，慈祥地逗着說。
太陽在地殼的重壓下掙扎着，終於紅着臉孔鑽出來了，它勝利地露出微笑，在海的東邊天開始站直了身軀，它的光也就帶着熱強烈地散佈在空間……

甦醒了的海愉悅地流盪着，流盪着，它展開了壯闊的懷抱迎接着陽光，陽光也就無邪地奔向它寧謐的胸脯，海是更顯得美麗了……
在躍動着千萬條耀目的金蛇底海的上空，風輕快地呼哨着，海鷗側起翅膀迅捷地在翔翔……

人們的心開花了，他們沐浴在朝晨的陽光裡，涼爽的海風洗滌着他們的心胸，他們充滿着生活的熱力，他們在大地的撫慰與鼓舞之下重新活躍起來了。
「伙伴們，快水大啦，我們準備起程啊！」

在人們匆遽地把飯吃過，彥生便大聲召喚起來。
於是，人們便更加緊張地忙碌了，他們在各自的船面上奔跑着，用力地在「吭嘯，吭嘯」底雄亮的呼聲中把龐大的輕帆扯上桅頂去……

「出海呵！」
「出海呵！」
人們震奮地彼此召喚着，在一片歡呼裡，他們把船一隻隻用竹篙撐離了海岸……

船順着風勢，飽滿的輕帆迅速地將船帶往海中去。

海面上閃動着耀目的美麗的金蛇，牠們成千累萬地從海的那邊奔赴着，船迎接着牠們，牠們親切地和船接一接吻，便愉快地閃過去了。

依依依擊——依依依擊——
沉實的機聲擴散在海空，海空裡飄蕩着浪頭擊拍着船舷的浩浩底宏大的調音……

「……姐呀我想起你來心中實係悲傷……
……咫尺天涯萬里長……」
有誰在用着沙啞的嗓音唱起木魚來了，那滯澀的歌調隨風飄揚着，飄揚着。

「振興！你今天快活時快活啦，毋待會兒見到日本仔，便嚇出尿油呀！」
一個响亮的嗓子打後面飄過來。

「瑞仙姐呀……」
在用力地搖着橈的振興，聽到了這話聲，他耐不住地把木魚停止了，車轉頭向後面高聲駁斥道：

「彥生！你個契弟唔怕就得了……日本仔，算什麼呀……」
「對！大家千萬不要慌了手脚呀，只要齊心協力，是不怕他強梁的！」

宗強伯也在他的船裡大聲鼓勵道。
「喂！真個不能不開火的時候，誰也不准逃跑呀，逃跑的是烏龜忘八蛋！」

跟着，彥生像重申禁令，送過來高亢的聲音。
「誰逃走誰是野仔生的呀！」

（ 3 ）

文壇

「誰這樣臭氣，我們先要幹掉他！」

「……………」

人們都在大聲警告着勸着自己。

「細想起，淚漣漣……………」

當人們的談話漸漸歸沉寂的時候，振興的木魚又飄揚起來了。

「開埋你的狗嘴呀，看你把船駛往哪兒去了……………」

一直沉默着的如福叔，這時候聽見沉醉在愉悅中的兒子把船駛歪了路線，便朗聲斥喝道。

船行進着，一隻接着一隻，浪頭在船與船之間激打着，浪花飛濺着……………」

出了二崖山，海是更加廣闊了，面前祇見白茫茫一片。

這時候行駛在海洋上的船隻，除了這十數隻漁船外，是出奇地稀少，可是就在這兒，人們便可以隱隱地聽見，在海邊緣上，遙遠的黛色的綿互的小山羣底前面，有一團映着水光而顯得異常地發白的東西蹲在那兒，船行進着，那團白光愈來愈近了，在太陽光的反射下，映照得人們的眼睛眩花得發酸。

「喂！你們瞧哪，那是不是日本仔的戰艦嘛！」

有誰首先這樣叫起來了。

於是，人們都把眼睛向那遙遠的白光處望去，年老的看不清，便舉起右手或左手遮在眉頭上，艱難地找索着，終於人們都清楚地聽見了：那團白光不是別的，正是一隻龐大的銀灰的戰艦哪。色

「不錯，那就是日本仔的戰艦了，」

宗強伯看過一會後，便這樣回答道。他一邊車轉頭向緊跟在後面的船上底如福叔說：

「如福叔，你看到了沒有？在那船身上不是有個血一樣的膏藥嗎？」

「是，是，」

如福叔站在他的船頭上，也在努力地眺望著，一邊沉吟地點點頭。

「現在這兒便是赤臂灣了，距離敵艦大約五裡光景，我們怎樣呢？把船繼續駛向一杯酒那兒去，還是就在這兒停止呀？」

這時人們都把機和槳停放下來了，一連十數隻漁船聚攏着，人們都一齊站到船面向四方張眺着。

彥生周圍觀察一會後，向大家提出了下面的徵詢：

「駛到一杯酒去吧，怕什麼呀！」

「這兒有什麼魚呀，駛向前去！」

小夥子們响應地噪鬧着。

「這兒魚是有的，不過比一杯酒少些，」

如福叔憑着經驗道。

「一杯酒太近敵艦啦，這個是要考慮的，雖然我們現在不怕什麼，但是日本仔不來攔援我們，我們是犯不着去惹動他的，如福叔，你說是不是？」

宗強伯提出了他的意見。

「這也是道理，我們總得要謹慎點兒，我們原不是上戰場呀，我們只要捕得了魚便是啦。」

如福叔贊同地點首。

問題便這樣決定了：雖然這兒魚比較少些，但為着安全起見，他們是不應該謬然去冒險大險的。

於是，人們在各自的船裡重新忙亂起來了，他們開始着捕魚的工作……………」

船原是聚攏在一起的，現在一隻隻的駛離開了，有的在船上把一團團的「生鈞」拋下海中去，有的却把「香綳」撐開來，繫在船舷上平放入水裏去……………」

船在海面上緩緩地來往遊弋着，人們的心是興奮而又愉悅……………」

他們都把全神灌注入海裡去了，誰都希冀着自己的運氣好哪，漸漸地，漸漸地他們都把停泊在遙遠的，綿互底小山羣前面的敵艦忘記了。

當人們把第一圈的「生鈞」和第一網的「香綳」拉扯上來的時候，看到那被鈞在鈞上掙扎着和在網裏蹦跳着的魚兒又肥又大又新鮮，他們的發亮底眼睛是心花怒放地嘻笑了。

「赤臂灣少有的肥大魚呵！」

人們驚喜地讚歎着……………」

……

……

……

……

……

……

……

……

……

……

文壇

(47)

卜卜卜……卜卜卜……
那聲音充塞着海空，震動得他們的腦袋發昏……

他們都預感到不幸似地緊張起來了，本能地迅速的把「生鈞」和「春繡」收起來，把船駛集在一起……

「日本仔果真來了呀！」

當人們發見那怪聲是打三泖外的兩隻小艇發出來，而這兩隻小艇捷駛着，正撲向他們面前來的時候，他們驚呼了。

「伙伴們！大家準備呀！丟那媽！日本仔的汽艇駛來啦！」

彥生的破裂底喉嚨劃破了海空。

這叫聲喚醒了呆在那兒的人們，他們輕捷地從船底裏拿出了鎗械……

忿怒燃燒着他們的心，他們怒視着憤恨的眼睛，他們收縮着神經屏息地期待着那壯烈的一幕底到來……

大家要鎮靜呀，不要怕！丟那媽，殺它一個落花流水……

「來一個，殺一個，要他們一起都去喂魚呀……」

說時遲，那時快——

格格格格……格格格格……

密集的機槍聲尖銳的迎面飛嘯過來了。

「日本仔開槍了，大家快下身子呀！」

極度緊張的空氣籠罩着整個海空，人們在低氣壓下窒息得心頭快要爆炸了……

格格格格……卜卜卜……格格格格……

馬達聲和槍聲把海空攪翻了，聲音越來越

宏亮，子彈就在人們底頭頂上嘯叫着。

「近了，放槍呀！……」
人們瘋狂地吼叫起來了。

砰！砰！砰……

轟……轟……

「七九」和土製的「大礮」面對着向前撲過來的敵人，憤怒地咆哮了……

格格格格格格……

砰！砰！砰……

轟……轟……

海水翻騰着，海在怒吼……

轟隆……轟隆……

敵艦也駛來助戰了，鋼炮彈落在海中激濺起忿忿的浪花……

格格格格格格……

轟！轟……

砰！砰！砰……

轟隆……轟隆……

繁密的巨砲震撼着海，震撼着宇宙！在這慘酷的炮火下，有許多敵人由汽艇裏倒栽下海裏去了，漁船上有的人們受了重傷……

敵人的來勢太兇猛了呀，據守在漁船上的人們，不能不且戰且走，把船迅速地調返轉頭行駛了。

格格格格格格……

轟——轟……

敵人不敢鬆地尾追着。

突地——

「轟……」一聲驟然的巨响正落在如驅

叔底船上，船猛烈地顛簸着冒烟了。

跟着火光的起來，悽慘的號叫蓋過了一切……

在船尾把着櫓的如福叔，昏花着眼睛，失措地呆了！他縱身躍入水裡去……

宗強伯好不容易才在忙亂中，把泗泳着如的福叔救引上船來。

人們一面零落地還擊着，一面更用力地駛着船，這時候他們的心頭，都像瀾池中的魚兒一樣麻亂了。

駛呀駛的，好一會工夫才駛返了二崖山，瞠瞠敵人愈離愈遠了，雖然後面還疏疏地傳來

「轟隆……」底炮聲，但這兒已脫離了敵人的火網，同時因為這兒已靠近着陸地，水又淺，敵艦是不可能施展它的權威的，人們才鬆下一口氣來。

壯烈的一幕是過去了，遺留下給人們的，祇有憤恨和痛楚熾烈地，燒灼着熱煎着他們的心！

站在宗強伯的船上底如福叔，他瞠着遠遠地落在後面，正在火光濃烟中下沉着的自己底船，耳畔充塞着轟轟然的同伴們底吼叫以及受傷者底痛苦的呻吟，他的心頭劇烈地絞痛了……

他佈滿血絲的眼睛開始掛下了淚水，他底身子痠軟地震顫着……

「你可惡的日本鬼呀……殺！……」

他猛的瘋狂地跳起來，躍下海中去……

（五年前舊作，稿於台山海都縣豐江村）

杜管家 (中篇創作)

向陽春

(一)

忙了整天，應該是休息的時候了。

我回到自己的臥室，心裡稍為安靜了一點。這房子雖然不大，實在說，却很舒服的。尤其在這房租論命條，論港幣，論上白米的都市裡頭，像我這樣根本租不起房子的人，却住在這個佈置得非常雅緻的小房間裡——有鐵牀，有沙發，壁上還有幾幅名人的字畫，夜晚便有潔白明亮的電燈。豈不是非常幸運了嗎？

自然，這一切都是我的主人俞大爺的，我不過以一個管家的資格，在這種暫時住着罷了。但無論如何，我總算住在這舒服的小房間裏，這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有幾個到過我這裏的朋友，都非常羨慕我的幸運，因為他們每個月幾乎花了二分之一的收入，去應付房租，却仍然要住在小巷子裏，又低濕又陰暗的地方。用的傢具更不用說了，無非都是些破破舊舊的東西。

我總算是十分幸運了吧？

然而，不知為什麼，我却是常常失眠。鐵牀是舒服的，而且還有褥子、棉被、毛氈、統統都很好，即使不是上等貨，恐怕至少也是中等貨吧。睡在這樣的牀上，既柔軟，又暖烘烘的，有什麼不舒服呢？但我却是常常失眠，尤其是近來，總是翻來覆去的睡不着，一連好幾個晚上都這樣。

在這房子的前面，是一座小花園，自然，這也是俞大爺的。園子裡，青蛙咯咯地叫着，多麼使人煩躁的聲音呵！

春天又過去了嗎？我想：我曾有過怎樣的春天呢？實在的，我心裡有點莫名其妙，在我的記憶裡，找不出一點春天的影子，似乎根本就不曾有過春天。

然而，青蛙咯咯地叫着，這證明春天確實已經過去了，或者快要過

去了吧。

一種寂寞，空虛，無聊的感覺，突然爬上我的心頭，使我打了一個寒慄。這舒適的房子，似乎只是一座冰冷的墳墓，我的青春，就在這裡開始腐爛了，假如我的生命，尚未完全死去的話。

我呆然的望着燈光，正打算抽一枝香烟，俞大爺却着人來叫了我

去。

忙了一整天，還不得休息嗎？我心裏實在不高興。然而，不去是不成的，除非不吃這碗飯。於是，我只得又走到俞大爺的房裡來。

俞大爺橫靠着牀，正在吹鴉片。一股濃烈的烟味，洋溢在房間裡，我實在有點怕聞這樣的氣味。然而，在他的面前，我却無法不擺出一副笑嘻嘻的面孔，來表示自己的殷勤。

他去年新娶來的愛妾，倒了了一杯熱茶給我。使我不得不再做一次

笑臉，並且說些女人家中聽的感激的話。雖然我心裡實在有的鄙視她，這個甘心做人家第四位妾氏的女人。

我以為一定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吧，在這應該是休息時候的夜晚，俞大爺特地着人叫了我來。然而，有什麼呢？他在半閉着眼睛抽鴉片，烟斗在小燈盞上，燒得蘇蘇地叫起來。他的全副精神，似乎已經沉浸在鴉片裡面，簡直就好像沒有看見我進來似的，連動也不動一下。

我實在有點厭惡，但我還是把嘴唇微微地向兩邊張開一點，裝作笑嘻嘻的樣子。

吸完了烟，俞大爺又喝了一杯熱茶，這才慢吞吞地坐起來。

「坐呀，貴財！」俞大爺吩咐說。我本來不是叫貴財，這是我來到這裡之後，他給我起的名字。多麼難聽的名字呵！但那是富貴的貴，發財的財，俞大爺認為管家的名字，一定要這樣才好聽。他已經這樣叫我，我也只得承認了。到了這裡，連名字也不能自由，得讓主人隨自己的意思叫。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讓他喜歡怎樣叫就怎樣叫吧。譬如他

的一個八九歲的公子，常常故意叫我鬼才，我也一樣的笑嘻嘻。我想：貴財、鬼才、狗才、奴才、蠢才，都一樣的，隨他去吧。橫豎這些都不是我的名字，讓他們去胡叫吧，像狗一樣的叫吧。

我想着，想着，却並沒有坐下來。自然，我還是裝着疲倦的笑容。

「近來治安不好，」俞大爺擺出一副嚴重的面孔說：「貴財，第一門戶要小心，你應該睡一點呀！夜間要起身來巡查，這年頭，東家偷，西家搶的，大意不得呵！」

「是，是，是！」他一面說，我一面機械地應。自然，我的臉上，還是裝着疲倦的笑容。

「你會用手槍嗎？」俞大爺的眼珠子，向我翻了一下。

「手槍？會用。」我其實沒有玩過手槍，但我也沒有答錯。如果我不會用手槍，也許這碗飯就保不住，俞大爺會叫我滾，說他不需要一個不會用手槍的管家人。

「那末，我給你一枝左輪。有了一枝手槍，你查夜的時候，胆子也壯一些。萬一你看見了小偷，或者其他什麼可疑的人，就不客氣的把他打死吧！」俞大爺一面說，一面從床頭，摸出一枝短短的手槍來，還有一條小皮帶，裝滿了一粒一粒的子彈的。

「是，是，是！」我接過了槍和子彈，同時機械地應着。我當作很熟悉似的，把槍端詳了一會，又加上幾句讚歎：「好貨，好貨！」

「這是正式的白金錢，不是土造的！」俞大爺的眼珠子，又向我翻了一翻。

「是，是，是！好貨，好貨！」我機械地讚賞着。但我實在沒有玩過手槍，什麼白金錢，黑金錢，我一點也不懂。

俞大爺伸一過懶腰，又輪到床上去了。

「還有什麼吩咐嗎？」我問。自然，臉上還是裝着疲倦的笑容。

「唔……」俞大爺沉吟了一會，又起身來，低聲地囑咐我說：「

關於我家裏的一切，你應該嚴守秘密，不能告訴任何一個人，懂嗎？」

「是，是，是！」我照例答應着。關於這個問題，他已經叮囑過我不知多少次了。我也明白有替主人保守秘密的責任，不過，如果遇見了我認為十分靠得住的時候，我卻不免要把那些秘密說出來。一個人在心

裡藏着些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或者有些什麼怨憤不平之氣，如是沒有地方來給自己傾吐一下，總是非常不痛快的。俞大爺家中的秘密，我又怎能像發一張鈔票似的，把牠放在心頭，藏得安安穩穩呢？自然，當我把那些秘密，告訴了我認為靠得住的朋友之後，我一定再三的叮囑他，要嚴守秘密，不能夠告訴任何人。我的朋友當然是完全答應了我的要求的。

「那末，你去吧！」俞大爺向我揮一揮手。於是我就出來了。

當我出來的時候，不知為什麼，我怎知道為什麼呢？總之，我偷偷地望了一下俞大爺的愛妾。唉！這的確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年紀大概不過二十五吧，可是，俞大爺已經五十多歲了，而且又是一個烟鬼。自然，俞大爺是有錢的，這女人也就打扮得非常講究，但不知為什麼，我怎知道為什麼呢？她却好像是不大快活的，在她那畫得彎彎的眉尖上，透露着少婦的青春期的哀愁。唉！好好一個漂亮的女人，為什麼要嫁給一個老烟鬼，而且做第四位的妾氏呢？實在的，我有點鄙視她，但又覺得有點可憐她似的。

花園裡靜悄悄的，月光從樹葉的縫隙漏了下來，像玻璃屑似的，撒在草地上。青蛙咯咯地叫着，那是一種單調的，使人厭煩的聲音。

回到了房裡，我的心頭，又給寂寞，空虛，無聊的感覺充塞着。我把那枝手槍細細地玩了一會，便將牠放到牀頭去。至於查夜，老實說吧，我才不去呢！白天既然這樣忙，夜間還不應該休息嗎？何況這也不是我的財產，即使給人偷了搶了，與我又有什麼相干呢？不給人偷，不給人搶，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你怕人偷搶，為什麼自己不去查夜？你自己不查，我也就管他娘了。

貓不知在什麼地方，發出奇怪的尖銳的叫聲的使人聽了，怪不舒服的。

熄了電燈，我靜靜地躺在牀上。腦子裏又翻出了許多往事的陳跡——

我來到俞大爺的家裡，是兩年前的事情，那時候，剛剛勝利不久。抗戰八年我流浪八年，回到家裏，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下一個年老的母親，却還活着，雖然那樣子，簡直和乞丐差不多，但不管怎樣，她活着

却是無可否認的。這總算是一種幸福吧，一個老婦人，在捱過了八年悲慘的生活之後，終於找回了她的兒子，而一個流浪子，在可怕戰爭裡頭，東奔西走，嘗盡了種種人生的痛苦之後，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裏，而且看見了年老的母親，這怎麼不是一種幸福呢？但除了一個年老的母親之外，我却什麼也沒有了，以後怎樣生活呢？倒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幸而俞大爺却在這個時候，發了大財，就是一般人說的「勝利財」。管他發的什麼財呢？總之他因為發財，便需要僱一個管家，而我才有機會，吃到這一碗飯，却不能不說是我的幸運吧。

當我被一個親戚介紹來見俞大爺的時候，記得他也是正在抽鴉片，不過那時候，他還沒有娶第四位妾氏，陪着他的，是一位狐臭味非常濃烈的女人，後來我才知道她就是三少奶。

「你叫什麼名字？」俞大爺慢吞吞地起來，眼珠子向我翻了一翻，問道。其實介紹信上，已經寫着我的姓名的了。

「杜——勵——光——」我說。並且裝出了一副諛媚的笑容。

「唉，這個名字不好聽。」俞大爺搖搖頭。

「是的……」我隨便附和着。我想：完了，這碗飯吃不成了，料不到名字也會和飯碗有關。我為什麼不預先起一個好聽的名字呢？但這也很難，我怎知道俞大爺中意什麼名字呢？就拿我那名字來說，其實也不算壞，勉勵的勵，光明的光，有什麼不好呢？然而俞大爺說不好聽，也實在無法勉強，難道我去和他爭論嗎？

「你今年幾歲？」幸而還有下文，我心裡也就比較安定一點。

「三十五。」我覺得這一次答得相當妙。雖然我只有二十八歲半，照中國算法也不過三十歲。但我曉得人是愈老成愈好的，尤其是中國，是頂喜歡老成人的，所以我就多報了幾年。果然，俞大爺也就不再搖頭了。

「會打算盤嗎？」俞大爺的眼珠子，又向我翻了一下，這樣的看人法，實在使我有點討厭。但也不是俞大爺才這樣，我在許多有錢人，和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人裏面，都遇過這樣的眼珠子，而且或者還更可惡些。

「會的，會的。」這一次我却沒有說慌。

「讀過幾年書？」

「讀過中學。」

「讀過古書沒有？」

「讀過。」這也是我隨聲附和的。我沒有專門讀過古書，只在古文評註裏面，看過幾篇古文。但做管家和讀書有什麼關係呢？實在使我「十八丈金剛，摸不着頭腦。」

「一個人做事，第一要忠實！」俞大爺的眼珠子連翻了幾下，大概是在研究我是否忠實吧。

「當然，當然。」我連聲答應着。

「那末，你來吧。」他終於慷慨地把飯碗給了我。

「明天？」我惟恐失掉這飯碗，便盡力把握時間。

「好的。不過你那名字，應該換一個。」

「是的——」我只得附和着他的意思。

「你叫貴財吧，富貴的貴，發財的財。」俞大爺說。大概是他想出了這樣的名字，覺得非常得意吧，便望着那個狐臭味和脂粉香水味，混合而成的女子，很高興的笑着。

「唔……」我含糊的應了一句。自然，我對主人起的名字，也就只得默認了。

於是我就做了俞大爺的管家。自然，做管家，要比做僕人強些，他也吃得有一點，住的地方也不同。當我搬進這小房子裏的時候，看見這些華美的傢具，很有點受寵若驚，覺得俞大爺對我太優厚了。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傢具，是俞大爺的兒子，不贊吹灰之力，從什麼漢奸家裡接收過來的。那時候，俞大爺的兒子，正幹着這一門做接收工作的好差事。自從我曉得這一底細後，實在覺得非常掃興。

這樣，我總算找到飯碗了，但也許真是所謂人心不足吧，我對俞大爺給我的工錢，却又非常不滿。我有一個老母，她也一樣要吃飯的，難道我能讓她像戰時一樣，再去向人討錢嗎？我必需供養她，以盡我這做兒子的責任。但俞大爺給我的工錢，即使我不花一個，完全拿來奉養母親，却也只能弄得她半飢半飽，這是我覺得最痛苦的。

過了幾個月，我不得不向俞大爺提出了錢的問題來。雖然我不說，

他也是往往會自動給我增加的，但物價已經漲了十倍，他只給我增加一倍，真是杯水車薪，弄得我啼笑皆非。

一天，當我看見俞大爺比較歡喜的時候，提出了我的問題——「大爺，我想你給我加點工錢……」我一面嗚嗚地說，一面却禁不住心頭卜卜地跳。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俞大爺很慷慨地說：「我早就替你想過了，我覺得你很忠實可靠，我是非常關心你的，譬如說，你應該娶一個老婆了，你的年紀已經不小呀！將來，你也應該有一些小本錢，自己做點生意，好過快活的日子。一切我都替你想過了的，計劃好的，好好地安心工作吧。」

他一面說，一面翻眼珠子，好像打算要收我做乾兒子似的，關心着我的前程。我呢，自然是感激涕零，覺得俞大爺，簡直就是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我的無上恩人了。

然而，工錢問題，却就這樣攔了淺。俞大爺高興給我多少，我也就拿多少。自然，一方面在我心裡，也有了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遙遠的希望。

又過了幾個月，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再把問題提出來，俞大爺照樣的、慷慨地安慰我，給了我一個美麗的——或者是美麗的——希望。

一直到現在，我還是抱着這個希望。然而我的母親，却在去年冬天死去了。抗戰勝利了，兒子回來了，但這些對於她，並沒有什麼好處，她每天只能喝點稀飯，來延續她的殘餘的生命，一直到死。當時，我心裡既悲痛，又慚愧，同時也痛恨俞大爺。他明知我有一個老母，為什麼給我那麼少的工錢？他每天抽鴉片，吃酒肉，花去的錢，也比我一個月的工錢多，真是豈有此理！我氣憤之下，我想不幹了。但不幹又怎樣呢？到處是失業的人，到處是搶飯碗的人，找工作比登天還難。唉！沒有辦法，只得忍氣吞聲幹下去。

俞大爺聽見我的母親死了，又對我表示了非常的關心，且特別給了我一筆款子，大概剛剛夠買一副棺材吧。我只得向朋友借了點錢，這才把母親的喪事，草草應付過去。

實在說，我有時非常恨俞大爺，甚至想揍他一頓，但也不過是想想罷了。不知為什麼，當我走到他面前的時候，總要裝出一點笑容來，雖然心裡很不起勁，但也只得這樣裝着，而俞大爺，似乎也很喜歡我這點笑容，他稱讚我忠實，可靠，並且很懂得待人接物哩。因此，他高興的時候，便又要說一說他對我的關心，給了我一個安慰和希望。即使我沒有提出工錢問題來，他也喜歡向我「打氣」了。

雖然那希望渺渺茫茫，但也沒有在我的心頭死去。一直到現在，我還抱着牠。這也許是非常愚蠢的吧！唉！

我在牀上翻來覆去的想着，月光不知從什麼時候，爬進了我的房裡。一片淡淡的乳白色，莫名其妙，使我忽然想到俞大爺的那位四少奶，她姓馬，不知是叫做小娥呢，還是小娥？但總之不是小雞就是了。聽說她是「茶花」出身，實在是一個漂亮女人，但為什麼嫁給一個老烟鬼，而且做四奶呢？唉，好好一枝花，插在牛屎上！像這樣老烟鬼，還有什麼本領呢？像我杜鵑光，雖然窮，實在說，無論如何總比俞大爺強些吧！見鬼，我想到什麼地方去了？然而，唉！她實在是漂亮的，漂亮的……

(二)

天亮了，鳥兒在樹上吱吱喳喳的叫着。我只得起來，雖然腦子裏像裝着什麼沉重的東西似的，怪不舒服，但也只得起來了。

首先到僕人的房裡去看一下，如果有那個蠅虫，還沒有起牀，便不客氣的，把他拉起來，還得在他的屁股上踢幾腳。然後便叫他們掃花園，抹桌椅，洗地板，而且還監督着，指點着，這些傢伙，是一不監督，便想偷懶，一不指點，便會把事情弄糟，使俞大爺生氣。而連累我挨罵的。

同時，我又得去看看雞呀、鴨呀、鴨呀、生了蛋沒有？出了毛病沒有？如果出了毛病呢，那就算倒霉，俞大爺的眼珠子一翻再翻，便飯桶呀，蠢才呀，廢物呀，樹頭呀……許多難堪的罵，簡直像機關槍一樣的，向我頭上打來。這時候，我就只好硬着頭皮，任他罵個痛快，並且還得裝出滿面笑容來，把那些罵罵，欣然接受。等他罵到自己覺得乏味了，叫我走開了，我便去找那歸家畜的僕人來，毫不客氣的，罵他罵

屁股。

吃了早飯，總要有一大部份的時間，替俞大爺打算盤，他的賬目，似乎是永遠弄不清的，也有算港紙的，而且竟是這麼多，天天打算盤也打不完。有時他又叫我寫請帖，甚至還叫我做禮單，我還才明白他以前問我有沒有讀過古書的原因。說聯我自然不會做，但我也肯在俞大爺面前丟面子，我便買了一本「酬世大全」，這裏面什麼法寶都有，我在房裡偷偷地抄下了一首來給他，並且說是我自己做的。橫豎俞大爺也是一個外行，不懂什麼好壞的。果然，我這法寶很靈，俞大爺非常高興，簡直認為我能文能武，對我更加看重了。

下午，又得替他去找租，收賬，或者要替他去接運什麼東西，買辦什麼東西。總之，我白天的工作是非常複雜的，而且非常瑣碎的，一天忙到晚，沒有什麼空閒的時間。

然而，今天俞大爺要到香港去了，我心裏倒非常高興，因為他走了，我也就可以安閒些，少受他的囉嗦。雖然他那個大老婆，也常常七嘴八舌的，但女人家，畢竟好應付些。

聽說又是錢財上的糾紛，他要去香港住個把月，才能夠回來。奇怪，他這次却帶了那個臭狐的三少奶去，聽說是因為三少奶的外家在那裡，帶了她去也就比較方便些。但四少奶似乎很不高興，纏起小嘴巴，不知唧噥些什麼。唉，一個漂亮的女人，——可憐的女人。

我送他上了火車，回來時，天也晚了。

吃過晚飯，把各方面的門戶，查看完畢，我便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來。坐在電燈下，我又覺得非常寂寞、空虛、無聊，心裏頭悶悶不樂，便爬起來，到園子裡去散步。

園子靜悄悄的，只有青蛙在喀喀地鳴叫。春末天氣，已不覺得凍，東風陣陣吹來，倒使人心曠神怡。我走到一個小池旁邊，池水給東風撩起了漣漪，一層一層的，向岸邊擴展，前面的消失了，後面的又追上去了，好像是無窮無盡似的。而淡淡的月色，在微波蕩漾中，分成了千萬碎片，像是無數的錫箔，或者玻璃紙，在那裡漂盪，浮沉。

我在池邊的石欄杆上坐下來。望望天空，幽暗而高遠，星星，像是一顆一顆閃光的寶石，鑲在一些灰白色的雲邊。歪臉龐的月亮，匆匆忙

忙的奔走着，一會兒，躲進雲層裏去了，隨着向宇宙，投下了一塊無邊無際的陰影。

左邊，間雜地種着桃樹和梨樹，桃花早就沒有了，梨花也已經凋謝零零，有些頹喪的樣子。朦朧中，一個人影，在向着我走來。

月亮的歪臉又露出來了，我這才看清楚那是四少奶。

「四少奶。」我起身來，向她打了一個招呼。

「你也在這裏？」她客氣地向我點點頭。

「是的。房裡悶得慌，到這裏來坐坐。」我禁不住偷偷地看她一眼，她穿着淡青色的短袖長衫，在微明的星月下，好像更加好看了。

「你坐呀！」她掠一掠頭髮，微笑着說。

「你坐，你坐。」這是我應說的本份話。

「不要客氣，你坐吧。」她似乎固執着要我坐下來。

「那末，大膽了。」於是我又坐下來。

「何必這樣說呢？」她依舊微笑着。

「你為什麼不跟大爺去香港？」我這是在找話談，實在並沒有故意激她的意思。然而——

「跟他去？跟這樣的老鬼去，有什麼意思？」她把嘴巴一翹，顯然

是有點生氣的樣子。

「唉……我無話可說，只得歎一口氣，一面也可以表示我同情她的意思。

「這裏的空氣倒很清爽。」她把話題轉了方向。同時把屁股一扭，竟一骨碌在我旁邊坐了下來。頗使我吃了一驚。

「是的。這夜色也很美。」我說着，心頭有點卜卜地跳。同時覺得

和她坐在一起，不大合適，便想起身來，但又有點捨不得。實在的，並不是她先坐着，我坐下去，而是我先坐着，她坐下來。我何必起身呢？

「你常常到這裏來坐？」她把頭微微地側着，對着我說。

「常常來。」我也望着她說。

「為什麼呢？」她忽然把頭一扭，頭髮差點兒撲在我的鼻子上。同

時，一股桂花油的香味，直送過來。不知為什麼，她在那裡偷笑。

「你常常到這裏來坐？」她把頭微微地側着，對着我說。

「常常來。」我也望着她說。

「為什麼呢？」她忽然把頭一扭，頭髮差點兒撲在我的鼻子上。同

時，一股桂花油的香味，直送過來。不知為什麼，她在那裡偷笑。

「你常常到這裏來坐？」她把頭微微地側着，對着我說。

「常常來。」我也望着她說。

「為什麼呢？」她忽然把頭一扭，頭髮差點兒撲在我的鼻子上。同

時，一股桂花油的香味，直送過來。不知為什麼，她在那裡偷笑。

「你常常到這裏來坐？」她把頭微微地側着，對着我說。

「常常來。」我也望着她說。

「為什麼呢？」她忽然把頭一扭，頭髮差點兒撲在我的鼻子上。同

時，一股桂花油的香味，直送過來。不知為什麼，她在那裡偷笑。

「你常常到這裏來坐？」她把頭微微地側着，對着我說。

「因為房裡寂寞得很。」我說着，並且行了一個深呼吸。
「圈子裡就不寂寞嗎？」她又轉過頭來向着我。
「總比房裏好一些……」不知爲什麼，我的心裏，有點搖搖蕩蕩的樣子。

「我看你的工作也很辛苦。」原來她也非常同情我。
「是的。你知道的，最大爺的事情，就和牛毛一般。」這當然是實在話。

「唉，我看你是一個有爲青年，爲什麼來幹這種工作？」這真是和尚笛敲手，自己不知自己苦。我想：你是一個好好的女人，却爲什麼甘心做人家的第四位妾氏？但我並沒有拿這樣的話去頂撞她，我只搖搖頭說：

「這個年頭，找工作不容易。」

「你還沒有娶老婆？」她又突然換了話題，而且很注意的望着我，似乎在觀察我的面色，究竟會不會撒謊。

「沒有。」我很平淡的說，因爲這是一句不折不扣的老實話。

「爲什麼呢？」她總是喜歡打破沙鍋問到底。

「我也不知道。」我只得逃避問題的重心。

「你不想討老婆？」她說時又嫣然一笑。

「唉唉！」我簡直無從置答，只得又歎一口氣。

「我想請你寫封信。」唉！難道這一切，只是爲了要我寫封信嗎？

又何必繞這麼大的圈子呢？

「好的，寫給大爺？」我自自然不推辭。

「誰高興寫信給他……」她似乎又有點生氣。

「那末寫給誰呢？」我倒起了好奇心。

「寫給我的大姐。」呵！原來如此。我却有點掃興，但也只得問——

「你大姐在什麼地方？」

「她在暹羅。」她又高興起來。

「暹羅幹麼？」這回是輪到我來審問她了。

「回房裡去吧，我再慢慢告訴你。」她說着，便先起身來。

「好吧。」我也只得跟着她。

圈子裡靜悄悄的，只有青咯咯蛙地鳴叫，那聲音，似乎比平常好聽得多了。我們踏着草地上的斑駁的樹影，回到了我那小房子裡。而我的小房子，也不再像一個冰冷的墳墓了。

她在那張長沙發上坐下來。我隨手掩了房門，又把窗玻璃關上。窗玻璃是那種很厚的，有凸出的花紋，雖然可以透光線，却不能透視的。我這樣細心眼兒，實在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雖然我本來不存什麼野心，但像四少奶這麼年輕的女人，三更半夜，走進我房裡來，給別人知道了，總不免背地裏生是非吧。所以不得不防備周密，以免將來沒吃到羊肉，却弄得一身臊腥氣。

然後，我在寫字檯邊坐下來，準備替她寫信。

「怎麼寫呢？」我磨好了墨，問。

「忙什麼，到這裏來坐，我慢慢告訴你。」她在沙發上拍一拍，說。

「你說呀！」我只得到她的身邊去坐下，既然是她叫我去坐，我爲什麼不坐呢？

「你就替我寫，我在這裏極不痛快，我要到暹羅去……」

「你要到暹羅去？」我不禁又喫一驚。

「是的。你到過暹羅嗎？」她側着頭問。

「沒有到過。」

「暹羅很好玩。」她把頭一仰，眼睛向前望着，似乎是正在找尋暹羅的好處。

「聽說是這樣……」我對暹羅，實在一無所知。

「你想去嗎？」她的眼睛，輕輕向我這邊一溜，不知爲什麼，我覺得有點飄飄然。

「我沒有熟人在那裏。」我低聲地說。

「我和你去！」她正正經經地說，顯然不是存心捉弄我。

「你和我去？」我自自然不敢便深信。

「難道我騙你嗎？」她的手輕輕把我打了一下。

「真的？我禁不住捏住了她的手。唉，我想：這是不應該的吧。但我又不願意放掉。」

「你願意和我去嗎？」她索性連身體也緊靠着我。

「我願……」我實在有點不能自主了，這時候，不論她說什麼，我也一定願意的。

「你決定了！」好像她反而不相信我。

「什麼時候？」我提出反問。

「再過幾天……」

「等你大姐回了信？」

「信寫不寫也不要緊，我要去，隨時可以去的。」原來信也是不在乎寫的，她真會耍花頭。

「那末，等老爺回來？」

「等他幹什麼？你以為這是堂堂皇皇的事嗎？我們正應該乘他不在家裏，偷偷跑掉。」她又有點生氣似的說。

「那末，爲什麼又要過幾天呢？」

「我想多弄幾個錢。」

「是的，錢是很重要的！」我實在受得錢的委屈太多了。

「我已經有兩千塊錢港紙，幾兩黃金……」

「夠了，夠了。」這數目在我看來，似乎已經不少。

「夠什麼，以後不要生活嗎？」

「自然，愈多愈妙，你想得周到些。」

「三天之內，你可以收多少租錢回來？」

「這個，很難說。」

「你盡量去收，收來交給我。」

「老爺吩咐要交給頭房的……」

「你瞞住她呀，三天一過，我們溜之大吉，管他什麼呢？」

「我們怎樣走法？」

「先到香港去……」

「老爺在那裡呀！」

「怕什麼？這老鬼，不在朋友家裏，就攤在煙牀上，不大出外面的。我們在旅店裡住着，一有船就走，會碰見他嗎？」她似乎一切都早已考慮過了。

「到了暹羅怎麼辦？」

「以後，我就是你的人了，難道你怕我賣掉嗎？」

「四少奶……」這時候，我也禁不住，便緊緊地抱住她。

「我今晚不回去了，那房裏冷清清的……」她也緊緊地抱住我，頭靠在我的胸上。

「不怕人家曉得嗎？」

「差不多天亮！我們就起來，誰曉得呢？」她的胆量，實在要比我大得多。

我的小房子，我的鐵牀，我的被窩，我的生命，今晚都突變了，一切都不再寂寞，不再空虛，不再無聊。人生是多麼有意思呵！四少奶在我心裏也不再覺得可鄙，我們正是同病者，天生一對的可憐人……

(三)

真是所謂有不測之風雲吧，俞大夢明明說要在香港停留一個月，却料不到只住兩天就回來了。以至我和四少奶的計劃，暫時宣告失敗，不得不再作打算了。

俞老爺這老烟鬼，實在討厭，他成日看住四少奶，只差沒有把她綁在褲帶上罷了。以致和四少奶，找不到一個機會，暢快地再談一次。只有時擠眉弄眼，來表達情意，偶然暗地裡，交談三兩句，却也無法再詳細商量去暹羅的事情。

這樣過了十多天，日子真是越過越無聊，我心裡又恨夕惱，有時真想把俞老爺殺死，然後和四少奶遠走高飛。但我也不過是想罷了，當我走在俞老爺的面前，我還是一樣的裝着笑臉，不管我心裏，對他有多大的厭惡。

爲什麼這世界這樣不公平？俞老爺一個人佔四個老婆，每天攤在烟牀上，鈔票會自自然然的，送進手裡來，任他花天酒地也用不盡。而我却要像一頭狗般，供他驅使，却是一輩子凄凄涼涼，過着毫無人生樂趣的生活。爲什麼這世界這樣不公平？我有時越想越氣，恨不像個孫猴子一樣，會七十二般變化，上鬧天堂，下鬧地府，拿出金箍棒來，把世界搗成泥漿。

我有時又莫明其妙地想：如果俞老爺，忽然中風，或者患什麼急病

死去。那就好。他死，我不是就自由了嗎？四少奶不是就成了我的嗎？我們也不一定去暹羅那麼遠，只要離開這姓的家就得了。

然而，俞大爺這老烟鬼，看樣子是不容易死的。我真不懂世界上，留著這種人做什麼？但這種人却偏偏很得意，有什麼辦法呢？

唉！這世界……

我歎氣，胡思亂想，不覺又捱過了一天。

這一天早上，俞大爺飲茶去了，四少奶借故說頭暈，沒有跟著去。她便私地和我商量說，不管三七二十一，今晚逃出去，搭最後一班車過香港。她再也捱不下去了。我也覺得這樣拖下去，實在很苦悶，當然非常同意。

我暗中，把自己的東西檢點一下，我其實有什麼東西？除了幾套衣服，什麼也沒有。

中午，俞大爺叫我到碼頭去，接運一批茶葉。這事情我是最怕的。因為我知道，在那些茶葉裏面，是暗藏著鴉片烟的。俞大爺幹這勾當，既不知多少次了，也不知賺了多少錢。

我每一次去替他接運時，總不免心驚肉跳。誰不曉得這是犯罪的呢？萬一有什麼事情發生，豈不是要我去代罪？我一天吃他兩碗飯，就要去替他冒這樣的大危險嗎？真豈有此理！他攤在烟牀上，做佛祖，等鈔票；我却去替他吃苦修行。實在可恨，可惡！

但我心裡雖然這樣想，腳還是向前行的。幸而這是最後一次替他冒險了，今晚我就要和四少奶逃走，到那遙遠的地方去了。

來到江邊，那個專門替他辦貨的麥福，正在東張西望。這小子倒夠手段，不知他從那裡學來這一套，做偷偷摸摸生意的本領，水陸關卡，也會被他瞞得過。聽說，他也有不小的積蓄了，這自然是捨的俞大爺的油水。記得我初來家時，這小子也是和我一樣一貧如洗的，然而，現在他比我闊得多了，單那衣服的派頭就不同，他儼然是一位豪商的樣子。

「阿福哥，回來了？」我先向他打招呼。

「是呀！貴財哥。」他說。並且給了我一根香烟，看看是哥夫力。我們叫了一輛大車板，把十二箱茶葉裝好，便打算運回來。

然而，當大板車正要開動的時候，迎面却來了兩位西裝友。一個胖而矮，一個瘦而長。

「喂！胖西裝友在我的肩膀上拍一下；「什麼東西？」我給他突然一問，幾乎嚇了一跳。

「茶葉！」麥福毫不猶豫地答。

「茶葉？哼！」瘦西裝友甲鼻音說。

「是茶葉！」我也壯起了胆子。

「褲襠裡有屎，自己知道；不要裝癡作聾！」胖西裝友說。

的確是茶葉，你看，大珍茶莊付來的。」麥福指著箱子上面的字

號說。

「你估我們是瞎子？」瘦西裝友把嘴巴一扁，有點發惱似的。

「不敢，不敢……」我又裝出了笑容。

「我呸，什麼寶貝？」胖西裝友不耐煩地說。

的確茶葉，難道還是黃金？」麥福還是理直氣壯。

「自然不是黃金，但也不完全是茶葉！」瘦西裝友冷冷地說。

「我早就認識你了，你幹什麼勾當我全知道！」胖西裝友胸有成竹

般說。

「老友記，我請你們飲茶！」麥福也露出笑容來了，笑得比我更自然些。

然些。

「飲茶？誰稀罕！」瘦西裝友把鼻子一皺，有點不屑地說。

「那末，怎樣呢？」對這些場面，我實在無法應付。

「你想怎樣？」胖西裝友却反問我。

但我們還沒有談判出一個怎樣的辦法，却給一位穿制服的先生看見了，也就來攔來。

了，也就來攔來。

「什麼事情？」穿制服先生問。

「嫌疑品，嫌疑品！」胖西裝友說。

「茶葉，先生，這是茶葉！」我和麥福異口同聲說。

瘦西裝友，攔到穿制服先生耳邊去，不知唧噥些什麼。

「打開來看吧！」制服先生板起了鐵面孔。

事情弄糟了，我想。

「何必麻煩呀！先生，大家到銀官去談談好不好？」麥福滿面春風地說。

「胡說！」制服先生依舊是鐵面孔。

「先生，嘻嘻……」我不知應該怎樣說，只得語媚地笑一笑。

「打開來檢查！」制服先生下了威嚴的命令。

「只管檢查！」麥福態度轉強了，使我莫明其妙。

制服先生，西裝友，全副精神集中在檢查箱子。我也把眼睛注意到箱子上面去。我想：莫非這次沒有嗎？

箱子打開了，瘦西裝友從茶葉裏面，挖出一包東西來。

「什麼東西？」制服先生問。

「哈哈！鴉片煙！」瘦西裝友把紙包開一下，帶點惡意的笑着說。

完了，我想。抬頭一看，麥福已不知什麼時候溜走了。我心裏一慌，也就拔腳逃跑。

「你想逃？」胖西裝友的大手掌，掩住了我的衣領。

「我，我……」我急出了滿身冷汗。

「還有一個呢？」瘦西裝友，眼光四射，在搜尋麥福。

「逃了一個」制服先生有點不悅地說：「你追他去！」

「是。」瘦西裝友向人叢裡去了。

「去！」制服先生把手一揮。

我給胖西裝友抓着，沒有辦法，只得限制服先生他們走。我想：麥福這狗彘的，他倒聰明，用個金蟬脫壳計，就偷偷地走了，却把責任全都推到我身上來。但我為什麼這樣笨呢？為什麼不早逃走呢？唉！可是，現在太遲了，怎麼辦？這是不得了的呀！

我被關進里房子裡，這又是暗又濕的，除了一股小便的臭味外，什麼也沒有。

我這是交的什麼惡運呢？我為什麼要來受這罪過呢？貨物是俞大爺的，生意是麥福去做的，這十什麼屁事？我沒有沾過他們一分一毫的利益，我不過做一個管家罷了，我有什麼罪呢？天呀！我有什麼罪呢？我為什麼要在這裏受苦呢？

我非常痛苦的想了一夜，最後，我相信我是可以放出來的，放出後

，我便和四少奶到還縹去，再也不好做別人的奴才了。

第二天，過堂的時候，我把滿肚子的道理，向問案的先生訴說着。

我要求他將我釋放，把俞大爺麥福捉來。我相信我的要求很正當，我相信我沒有罪！

然而，我還是被關進那個黑房子裡，每天只吃些鹽水飯。起初，我實在吃不進去，然而過了兩天不吃，肚子餓了，有什麼辦法呢？只得閉着眼睛，勉強把飯吞着？砂，把我的牙齒打得卜卜地响，我一面吃，一面眼淚流了碗裡，又一個吞入了肚中。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了，我在那又暗又濕又臭的房子裡好像被人忘記了似的，誰也不來過問我，除了每天兩次，有人塞入一碗鹽水飯來，好像餓狗似的，把牠放在地上。我想：這是什麼道理呢？為什麼不放我呢？自然，大丈夫做事，敢作敢當，可是，那並不是我做的事，鴉片是俞大爺的，買也是阿福去買的。俞大爺不過叫我接運茶葉，我做了他的管家，當然聽他吩咐，但我怎麼能替他受鴉片的罪呢？我為什麼應該在這裏受苦呢？這是人的世界嗎？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思呢？想到這裏，我決定打算自殺，但是，我沒有一件可以拿來自殺的東西，連一根帶子，也給解掉了。

不知過了幾天，總之是有一天下午，俞大爺叫了一位老媽子來看我。她帶來了一些餅乾、生果、和一叠鈔票，說是俞大爺給我的。她告訴我，俞大爺說這是小事，叫我不要着急，並且要把一切都自己承認下來，他自然會想辦法，把我營救出去。

「四少奶偷走了……」老媽子忽然有點神秘似的，低聲說道。

「什麼時候？」我喫了一驚。

「前天夜裡。」

「他為什麼走？」我故意問。

「誰曉得她？聽說她另外搭了一個漢子，同着跑了。」老媽子搖搖頭說，似乎極不滿意四少奶的行爲。

「大爺終日看着她，怎麼搭得上別人？」我表示不相信。

「自從案子發生後，大爺終日爲這件事奔走，那裏顧得及其他。聽說四少奶，向來不是正經人，約她走的，是她以前的舊相好。」

「走到什麼地方去？」
「這個沒有人曉得。」

「大爺傷心嗎？」

「他好像滿不在乎。他說，如果他要比四少奶更年青，更漂亮的，也不知有多少。這也是實在話。貴財哥，這個世界，只要有錢，什麼事情辦不到？」老媽子囉唆一通之後，又向我告辭說：「我走了。貴財哥，你在這裏，放寬心點兒，大爺頂有辦法的！」

我聽見四少奶走了，心裏又添上一層悲哀，我還有什麼希望呢？一切都完了。在黑房子裡，我寫自己的命運淚泣着，我實在非常想自殺，也願意忽然生些什麼急病，趕快死去，離開這可怕的社會。

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我沉浸在無底的悲哀的深淵裏，被人們忘記了似地活着。

但我終於被放出來了。我白白地受了兩個多月的苦，却完全是替別

人代罪。當我重獲得街上自由地走的時候，才又感到一些生命的意義。我心裡痛恨俞大爺，我真想在見面時候，扼破他的喉嚨。

俞大爺仍舊躺在牀上抽鴉片，同時，又有一個新的女人陪着他，聽說這是半個月前娶過來的。

「貴財，你出來了？我費了好大的心機呀！」俞大爺似乎還要在面前，誇耀他的功勞。

「哼哼……」我恨恨地哼了兩聲。我再不作笑容來了，讓那種卑鄙的笑容，從此在我臉上死去吧。

「你去休息幾天，休養，休養。」他似乎比平常格外仁慈些。

「我不幹了！」我勇敢地堅決地說。
「嘎！」俞大爺非常驚異的，不斷向我翻眼珠子。
從俞大爺家裏出來，我要重新做個人……

(完)

幻 想

尊 尼

這裏

蜜蜂流成的河
穿過了黃金的谷粒所圍成的岸，
太陽灑落了一身羽毛
溶化成谷麥的芳香。

這裡

白色的雲
化成了烟水處的白鳥和帆，
上的星花地
昇華成天空的虹彩
少女們在晚風中吹弄着簾笛
白鴿在她們肩上拍着翅膀。

這裏

菓樹園裡人們爬上白木梯摘取着
菓實，
好高的菓樹，好亮的菓子，
他們推開綠葉
像推開高樓的一扇扇簾幕，
一盞盞橘紅的燈火漏出……

這裡
烟囪和樹林互相招手，
美術家創造了機械的圖案，
音樂家吸取了宏壯的歌聲，
鋼鐵感激般顫抖，
飛散的火星
安息在向日葵的葉瓣邊
紫菜花的花房裏，

這裏

布帛和麵粉在這裡生產呵，
——
噢，工廠，
蜜蜂在蜂窩裡釀蜜。

這裡
圖書館設立在公園裡，
託兒所像溫暖的花房，
國民小學的誦書聲
像處處青蛙在一片青草池塘
蠶桑學校和農業學校
都建立在農場裡，
四圍湧着稻麥，
像一座青島
坐臨一片海洋。

這裏
鄉長和鄉民都是兄弟，
搶劫和殺戮在這裡找不出例子，
婚姻是幸福的——
杏花，葡萄酒，
哪一個少年不喜歡；
葬禮嗎，
用不着慘絕的悲戚，
成熟的菓子
那一顆不落地的？

這裏……
這是在哪一方土地？
這是詩人的可悲幻想
活在沖天的炮火裏。

懸崖之愛

夏晨

鳳姐心裏燃起了一陣熱火，伸長着脖子，一個勁望着前面。雖然是初秋的天氣了，但近傍晚的夕陽仍舊曬得人直淌汗。前面一條山道上平勻地鋪滿着黃黃的沙土，一陣山風吹過，掀起了一大塊黃色的霧幕，遮住了半邊的天空，一個圓圓的紅紅的太陽漸漸地落下去了，對面山峯上的樹幹都成了暗影，拖長着身子在山道上搖擺。

一個身影從右邊近鳳姐來，漸漸靠近，才看出一個瘦小的個子，削尖的臉，二個突出的顴骨，托着二只深嵌在眼眶中無神采的眼珠：「孩子，咱們回去啦？」容二擦了一下從額角上淌下來的汗漬，隨手一揮，順便在旁邊一株大樹上抹了一把。

鳳姐沒有看爸爸，反而把頭掉轉過去，容二急急地拉着她的手臂：「我要回去啦！」

「你去好了，我可要玩一會兒呢！」容二喉嚨里「唔」了一聲抬起手來摸摸鼻子，左手里拿的一包東西對鳳姐視了一視：「你看，這兒是什麼？」

鳳姐沒理會。

「嘿，花露水、雪花膏、胭脂、還有玻璃梳子，什麼我都給你買來啦，你瞧。」匆忙地拿出一個很精緻的小盒子送到自己鼻子上嗅，腦袋重重地搖擺了二下：「這個比你上次長發哥送的香的多啦。」往鳳姐鼻子旁邊送：「你聞聞，你聞聞……」

鳳姐把他的手推開，叮咛問他：「爸，這是你買的？」

「那當然咯。」

「今天你不一個錢也沒有嗎？還會那兒來的錢，又給你胡花？」容二把眉毛直往心裏攢：「可了不得了，好姑娘你管起你爹來了？說實話，這些東西都是黎二爺送的，他現在做起錢長來啦，人一做官，也就闊了，今兒我去問他借點兒錢，他就把這些東西死勁地往我懷裏塞，不說別的，單就這一瓶花露水至少值他媽二十幾萬，還有，他一下子借給我多少？你猜，四百萬！」

鳳姐一把扭住他爸：「你真糊塗，怎麼平白的受人家還許多東西，又問人家借了這們多的錢！」

「你看你，這一副邪行動兒，真是的！嘿，人家情情願願，誠誠意意的把錢給我，怎麼好意思不拿，嘿，你真是一個大傻瓜！」

容二抬起手來摸摸鼻子，順手摸了一把臉對鳳姐：「我回去啦！」

鳳姐沒答腔。

「二哥，你回來啦？」張四禿子遠遠的喊。

容二把頭回過來，腦門子一磕，笑嘻嘻的走過去，衝着四禿子說：「四哥，你猜我幹嗎去來？」

「瞧你嗎，」四禿子的旱烟桿在容二的臉上打了二個圈說：「滿面春風，猜你一定有喜事，對不對？」

容二得意洋洋地：「這也跟喜事差不離兒。」

四禿子伸手在容二肩上拍了一下，拉開嘴直笑，天漸漸的黑了，鳳姐望着她爸同四禿子拐過去，似乎聽見四禿子一句話：「黎三爺娶媳婦……」呵……我們可不要出點兒錢恭賀？……你這話不錯……我看……唔，鳳姑娘真有這份好福氣……」

鳳姐心裏真恬淡，望着前面，一片黃黃的灰沙，遮住山道的遠處，兩旁的岩石深影影的，遠遠去真像鬼魅。

驀然地，一個人影在後面一閃，一個聲音喊起來：「鳳姐！」

鳳姐回頭一瞥，鄙棄地，吐了一口唾沫。

後面黎三爺親熱地走上來：「你一個人在這兒嗎？」

「我一個人，兩個人，與你有什麼相干？」

「這……」黎三爺一楞：「外面風很大，仔細，你別受了涼……」

「喔，謝謝你，我受了涼，自己會吃藥，不用你關心，黎三爺這兒只有一個姑娘家，你走開些吧！」

黎三爺涎着臉笑嘻嘻地走近鳳姐站住：「鳳姑娘，你別……」

鳳姐往後退：「請你放尊重點！」

「唉！鳳姑娘，我說……」尖銳的鼻子一動，兩隻鷄爪似的手向鳳姐撲來！

「你幹什麼？……滾！」

黎三爺雙手一揮，短眉毛一揚，二隻豬眼向上倒翻：「哼！老子沒站在你容家三分絕戶地上，這兒是國家的大道，又不是你的，爲什麼我不能站？」

鳳姐臉變了色：「你，你……你再……我要喊了……」

「你喊啦，反正這兒只有我一個人！你喊破喉嚨豈不白費氣力？」

鳳姐氣得渾身發抖，裂開嘴：「……爸！……」

「由你喊，嘿，嘿，你爸早把你給我了……」

鳳姐隨視着他：「你放屁！你……」忽然想起剛才四禿的話：「……鳳姑娘真好福氣……」

那邊山道上一個高大的身軀一晃，很快的走近來了，鳳姐手指直抖着，把辮子揉個不停。

黎三爺向前一望，惡狠狠地對鳳姐：「好，你聽着吧！」他知道多就擱沒有好處，拔腳往後便溜。

「長發哥！」她驚喜的喊。

長發哥站住，棕黑的臉上黏滿沙土，藍布短衫，前襟敞開着露出紅紅的一塊胸膛，一雙粗而大的手扶住了她的肩膀：「你在這兒等我嗎？」

「誰等你……你真是！」鳳姐身子一扭，皺起眉毛向後面望。

「剛才我看見一個人影兒在這兒，是誰？」

「人影兒？沒——沒有，要就是鬼吧？」

長發哥一推鳳姐：「鬼？沒有的事，好啦，我的鳳妹妹回去吧。」

鳳姐要想說不，——只嘴動了動，沒有說出來，終於跟着他走了。

茶館里擠滿了人，二盞細小的煤汽燈放着昏黃的光，唱戲曲的李金福捏尖着嘶啞的嗓子在唱遊龍戲鳳：「……自幼兒，生……在……槐……」

龍鎖兒……人開店房，我哥……哥……巡……更對……我講，他說前堂……有一位客……商……」

「好哇」四禿子二隻腳往前面蹣跚上一踢，叫了一個好兒。

李金福朝這邊丟一個眼風，仍繼續唱：「……來了提茶……送……」

酒的人……送……酒……的人……」

容二往前一邁步，四禿子就跳起來往回拉：「幹嗎呀？」容二翻着眼朝着四禿子望。

「黎二爺的事情怎麼樣？」

容二按了按鼻子：「想？你說。」

四禿子湊上容二的耳朵咕嚕了好半天，容二的鼻子上像生了瘡，不停的揪：「噫，噫……噫。」

李金福唱完了，收了錢拾着東西走出去。四禿子冲着那邊說：「……明天早晨你們每家繳十萬塊錢……」

「幹嗎？——又要出錢？」

「這是捐稅，捐稅，你懂不懂？是國家的法律！政府的命令！」

「捐稅？」

「黎二爺的弟三爺娶媳婦兒……」

大禿子嗓子的挺高：「他媽的，姓黎的娶媳婦也要咱們捐什麼稅？」

四禿子抓了抓禿頂大：「諸位……聽我說——現在我在這兒當保長，一切的事情都由我分派……以前你們出了什麼事情我都出來講過話……黎二爺給我們的恩惠是……現在他老人家兄弟娶媳婦，我們當然……應該……」

「四禿子！」大禿子凸出了二只眼：「你做保長。」

「當然做啦，黎……」

「去你的黎二爺，張三爺！我偏不怕！……」

「唔……」四禿子向容二：「嘿，二哥，我說……咱們至少每家的出十萬塊錢……」

「屁！」大禿子一拍桌子站起來直罵：「禿子，你算老幾……？」

容二趕忙出來調解：「大哥……噯……咱們自家兄弟犯不上生這災的氣鬧得那樣兒？」過去按下他的身子：「你坐下！你坐下……」

四禿子抓抓頭，回過身子去罵走堂的：「怎麼啦？茶泡不泡？哼！賣糖打鑼，換雜耍搖鼓兒，說什麼幹什……嘿！簡直是比死人多一口氣！」

走堂的翻着嘴。拿了一把茶壺狠命的在四禿子面前一放——「咚！」

「你老！」

四禿子。「哼！——」暫時是一個沉默。

一個莊稼人向容二問：「二爺，什麼叫做鎮長？……」

「鎮長？」容二揉了揉鼻子，順手在茶杯里蘸了一點茶，在桌子上畫了一個大圈子：「你瞧，這兒周圍三十多里地方都歸他管，有多大？嘿，就等於前清的……」沒有說出什麼來。

莊稼人伸了伸舌頭，不作聲，四禿子舉起手來抓抓禿頂，向容二：「二爺，這件事情總得辦呀，不辦怎麼成，明天黎二爺罵起來，我可沒有這個胆量……」

大禿子：「媽的小胆鬼，俺偏不怕他！」

人漸漸地散去，容二摸一下鼻子往外便走：「糟糕，明兒黎二爺面前怎麼交待？全是大禿子這混蛋一個人領頭搗亂，他媽的，我總得搗點顏色給他看看！」

「容二！」黎三爺在後面叫。

容二一回頭便滿面堆下笑容：「三爺，你好！」

黎三爺將他一拉：「你來我同你說……你知嗎？最近鳳姐看上人……」

「他媽的！那一個？有這樣大胆？」

「剛才我親眼看見鳳姐跟人家坐在河邊草地上聊天，怪親熱的，并且還唱着歌兒，這勁兒我真不敢提啦！」

「你不知道？」

容二摸一下鼻子：「唔……」

「嘿，我可不高興做這活忘八！」

「你說誰？」「還有誰，長發哥！」

「他？——這小子，好，你就瞞我的！」容二急忙往家裏奔，衝着鳳姐便罵：「媽的，不要臉的賤貨，你有良心嗎？我問你，長發哥是什麼人？你爸是什麼人？哼！你要跟他……我可……」

鳳姐一抬手便將正在洗的茶杯——「乒」的一聲摔了個粉碎，拚命的哭起來，容二兩條眉毛往眉心里直皺，伸起手來摸了摸鼻子：「好啦……你爸只有你一個女兒，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鳳姐直嚷。

「我是爲着你打算啦，如果你嫁了他，將來過着舒舒服服的痛快的日子？你想？……」

日子？你想？……」

鳳姐拚命的哭，把一條褲子用力的揉。

「昨天我上黎家去，二爺便限我提起，要我把你給他們的三爺，你想，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喜事，承他們看得起我，所以我一口就答允了，這四百萬塊錢就是他們下的聘禮。」

鳳姐跳起來扭住他爸的臂膀：「什麼？聘禮？」

容二嚇得一大跳，把伸起預備接捧子的手停在胸前，在懷裏不住的掏，掏出一大把鈔票，鳳姐不理，手一揚鈔票全飛了，牙齒一咬雙腳亂跳。容二大吃一驚，趕忙走過去攔住她：「鳳姐你瘋了？」

鳳姐一聲不响往外走，容二急喊：「你上那兒去？」

沒有回答，鳳姐直走向長發哥門前站住，望望黑漆的天空挨身走了進去……

姐回來的時候，容二正在桌邊打瞌睡，一睜看他進來：「你上那兒去的？」

「姐沒答腔。」

夜深了。

山上的風吹得樹木沙沙的响，印在山道上的樹影便像山魃的黑影。突地，二條黑影從村子里奔了出來，漸漸地奔近了——槍槍了一會，又折轉身向山上爬……

村子里火光起了，一片叫喊聲，二條黑影便更加快的往上爬！爬！向下一看，嘿，可全紅啦，一部分莊稼人提着燈籠火把追出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山上！」

媽的，黎三爺！

黑影爬得更快，下面的火光像一條火龍往上直冲，爬！爬！突然兩條黑影站住了，前橫隔着一條絕崖，崖下激流潺潺。這時，火龍彎轉了首尾，成一個U字形包圍了過來，漸漸漸近……

在衆人嘈雜中，轟然一聲尖銳的「爸！」接着便聽得「咚！咚！」二聲巨响！崖邊上只落得一片喧嚷，嗚嗚，辱罵之聲，與一團混亂的火光！一刻鐘以後，絕崖上死寂的美樣，只有潺的激流與那一陣陣的山風，在崖中發出旋轉的巨响！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二日午脫稿於西堂

今夫子

林森林

剛剛吹過下課號，這一座大樓房就頓時活躍起來了。亂嘈嘈的人聲，代替了一分鐘以前的只有教師單調地說教時的靜寂。每一間教室的學生，都像獲得解放似地從椅上本能的站立起來，有的在大聲打着呵欠，伸着厭倦的懶腰。有的向別一個同學背上畫着烏龜，還有些比較「不安份」的孩子，煞有介事似地走向黑板，拿粉筆寫着某某女同學的名字，或是寫上某某教師大飯桶之類的文字，招來許多別人的一陣哄笑或批評。

每條通教室的走廊，都像雨後的小溪，流動着人的潮水，向樓梯瀉去。樓梯似乎不能容納了，變得好像就要泛濫到溢出的河道一樣。但它到底是不能泛濫的，於是只好緩慢地流着，流着。人流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裝束：有俏皮活潑的男學生，有花枝招展的密斯，也有老成莊重，道貌岸然的老師。全都帶着卸脫担子似的愉快，向地下緩緩地流着。

在這人流裡面，夾着年將半百的陳老師，他剛剛上完英文，正輕鬆地走下樓來，想到教師休息室中抽一口烟，擦幾句閒天。但現在已經是春末夏初的天氣了，野外的梧桐花剛鋪滿如茵的草地，早熟的葡萄初夏就奪得了春的地位。它帶來的熱氣，在這人潮中更加添了威力。竟使陳老師有些不能「輕鬆」。而旁邊的學生們，又不知道陳老師的情緒，還只管他向老人家擠迫。更有甚者，不知那一個冒失鬼，竟在陳老師踏過巴黎泥土，洗過色奈河水的尊足上無情地踩了一下。一陣忍耐不住的怒氣，不由得冒上陳老師的心頭，使他不得不回頭去嚴肅地發話：

「你們怎麼這樣胡鬧？我的脚都給你踏污了！你知道秩序的嗎？哼！在外國，准叫警察來拉起你們！」

那些學生們卻沒有外國人的懂得秩序，懂得尊重他的「留學生」的「地位」。依然一些反應也沒有，依舊擠着，陳老師更可憤然了，不禁像平時在教室中一樣大發牢騷。

「你們沒有到過外國，不知道在巴黎……我是喝過洋水的，不見

有你們這種學生——簡直荒謬……」

回答他的是一些奇異的眼光，和離得比較遠些的學生的哄笑。有幾個還學着他的腔調：

「我是喝過洋水的……荒謬……」

這在陳老師聽起來，簡直是給他的侮辱，他記起了每次上英文課時，他總愛着向學生講述他經過的光榮往事，說他什麼時候到過舊金山，又怎麼跑到法國。以及某些今日的閩人們和他在某些時候，某個地方喝過酒。這些事件，陳老師差不多每堂必講的。但可惜得很，那些莘莘學子們，似乎對他這一套不甚覺得興趣，不止是不感興趣，甚至至是厭惡。每每當面請他停止「講閒話」使他不得不回到艱難的英文講解上，而這種英文講解，陳老師雖然「通曉」兩國「洋文」，然而總覺得不甚容易應付。因之他希望多談些「課外」，偏偏學生又不依，還時常噓他，學他的話，就像現在一樣。這怎能令他不着惱呢？

陳老師加快了脚步，他想着——看當眾嘲笑他的是那幾個「填蛋」，好給教務處報告，顯顯老師的權柄。剛走到教師休息室門外，那些「填蛋」已經不知溜到那裏了。站在陳老師面前的，是年輕的農業教師，綽號叫「後生仔」的老姚，在嘻嘻地對陳老師裂開了嘴笑。陳老師也就趁此改臉，做出不屑再理會的樣子，嘆了一口氣，和老姚走進教師休息室。

教師休息室中，因為下課還不久，還沒有幾個教師在那裡休息。陳老師燃起了一枝「美麗牌」，一面還餘氣未消地向那幾個慣於「早退」，說好聽一點，就是慣於遵守「下課時間」的老師們說。

「唉！現在的學生真荒謬極了……世風日下，中國的老話……真是……」

「陳老師，你這又算得什麼呢？……嘻嘻……」

老姚坐下了，笑着說。

「怎麼……姚老師，你真是設身處地，也要忍不住啊！」

「姚老師才不會看惱呢！哈哈……老陳，我告訴你吧！他是還嫌梯子太濶！」

說話的是初中一的國文教師，渾名叫「油瓶」的老張，他神祕地幌動波浪形的油頭，朝姚老師肩上一拍。這使得陳老師有點莫明其妙，睜大了近視眼鏡後的眼睛發楞。

「我說穿了吧，老姚莫怪……我見過他好幾次了，他總是朝女生那邊擠去的。所以呢，我說我們的姚老師不愧風流倜儻，難怪要招男生妒忌了，是吧？老姚！」

「豈敢，豈敢！那裡及你老兄的名士風流呢。」

陳老師恍然大悟，廿多年前自己的影子又飛了回來，剛才的不愉快已經被趕出腦子了，陳老師就是靠這點快忘記的本領，才能在學生的冷嘲熱諷下，忍耐着不肯離去這學校的。於是他也問這兩位「後輩」打趣起來。

「喂！兩位什麼時候請吃喜酒啊！」

「笑話，笑話……」

「老姚的嗎？當然就快了，他這幾天晚晚都和他的「達玲」看電影，吃雪糕呢！」

「老張少亂嚼舌頭吧！身為人師還吱吱喳喳的，不怕陳老師笑話。」

「那裏，那裏，老實說「春花不美不如草，少不風流不如老！」大家都不明白麼！」

「雖然陳老師明白，不過，老張這樣大聲亂叫，給學生聽到了，就會麻煩……」

「什麼，學生可以戀愛，老師就不是人！」

老張到底是心直口快的，他執起粉筆還不到半年。

「唉！老張，你這種作風我不敢恭維，我跑教育界幾年了，我得到一個經驗：你越年輕，越……你就得更加擺起老師的架子，給學生表示些尊嚴，威風，學生才不敢反抗你。」

姚老師一本正經地說。不錯，這幾年來，他就是本着這樣的政策去對付學生的，他每到一間學校上頭幾堂課，就給學生施以一種高壓，令

他們驚！這個教師雖然沒有什麼料，但爲了自己的分數，也就不敢怎麼反抗他。不過，姚老師這種政策，也未必完全見得一帆風順，去年在谷中教農業的時候，因爲以不及格來恐嚇那些比較聰明的學生，曾經招來一陣攻擊，然而他對校長應付得好，終於平安渡過那場小風波。現在這裏的學生，平靜，消沉得像一湖死水，姚老師還怕什麼呢！

年輕的老張聽了姚老師一番偉論，也有點動心。正想答腔，門口已經繼續進來幾位老教師，這些教師都是和老姚不甚合得來的，於是老張只好以一種茫然的微笑來結束了這場談話。

年老的高三國文林老師，佝偻地走進來，帶着微微的氣喘。他的營養不良的灰白枯皺的手，放下了幾本書角微捲的舊書，顫動着沒有血色的嘴唇，向陳教務主任慨嘆着：

「聽說今天米價又漲了，陳主任，我們的苦痛是不知伊於胡底了……唉！內人的病昨天又較重，醫生說要長期休養，要營養豐富，我這一個月的月薪還不夠兩担米，有什麼辦法。」

「沒辦法，沒辦法，我們幹這一行，這年頭註定要吃苦，小弟又不是整天憂柴憂米！」

「我們的薪金，要是現在發呢，還可以得到兩担米，到正式到我們手上時，恐怕連一担米也未必得。」另一個教席接着說。

林老師端起一杯白開水，無言地沉默了，「到我們手上時，恐怕連一担米也未必得！」這幾句沉重的話語擊傷了他衰老的心胸。過去的安適生活和近年來的逆境，融合起來變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莫明其妙的惡魔；露着猙獰的面目，張着血盆大口，正在向他，向他的妻兒們猛撲，猛撲……他陷入了苦惱的沉思中，漸漸身旁的老師們的談話聲，都被這惡魔的巨魔逐出了他的耳鼓；他心中反覆地念着「到我們手上時呢恐怕連一担米也未必得！」後來在絕望之中，家中的情景又像配着音樂的電影，一幕幕掠過他茫然的腦膜。

在一條航牀不堪，一下雨就要變成九溪十八澗的小巷的盡頭，就是他的「家」的所在。那是花費了他一個月薪金四分之一的價值，忍受着二房東的鄙夷臉色租來的；雖然租金費了他收入的四分之一，但只是在樓頂的二間小房。這兩間小房，要是在抗戰以前，他的妻是看也不肯看

多一限的；不要說在這樣的「牛欄」裏佈置一個「老師」的家了。然而，世事滄桑，即使是精研「人生哲學」的什麼「牛仙」，「山人」之流，都不敢預言他妻子的轉變；居然在十年後的今天，擇了這麼一個不盡的地方來住下，佈置下一個「書香之家」。

想到「佈置」這個詞兒，林老師遲鈍的神經也覺得距離事實太遠，太文不對題了。不是麼，牛欄樣的地方，四壁燻得漆黑的烟煤，風大一點就會颯然起舞。滿是一點點樣天上繁星一樣的，烟頭的烙印烙滿的地板，像衆星拱月似的襯托着斑斑的雞屎，堆滿破舊的零亂家具。幾張掛着烏黑的，瘡痍累累的破子的床，一張堆着舊書箱，擺着油瓶鹽罐的桌子。兩三只椅背搭滿孩子們滿衣的椅凳。那裏能跟「佈置」這個文雅的词兒聯在一起呢！然而這却不折不扣的是「他的」「公館」，這一點林老師是不能夠有辦法「否定」的。

就在這樣的地方，任你說是「牛欄」也罷，「公館」也罷，總之他已經住了二年多了，在這裏，他曾經忍受過烟燻的嗆咳，在昏如鬼火似的燈光下，用心地打起精神；忍着腰酸背痛伏低腦袋來給學生改過作文本子；替報章雜誌寫過文章。他曾經看過天真的孩子們，一天天變得憂鬱，豐滿的妻一天天變得瘦弱。他曾經在小鏡子裏看見過自己頭髮轉白的速度一天天加快；自己面上的生之皺紋一天天深刻。他更曾經試過，在午夜提筆的手，再也不能夠在紙上寫字的時候，抬頭從窗內望向外面的夜空，好像一天天更加黑黝。

兩年來，他默默地負起時代的重担，喘息地忍受了這一切。因之現在這些斷斷續續的往事影過他腦膜的時候，他並沒有認真的絕望；他拼自己的老命，用擠盡的一點沒有營養的乳汁來撫育他的孩子。希望他們能夠成立，他就可以含笑閉目了，然而這一點可憐的願望也不盡好人意，一個特寫鏡頭使他不得不感到戰慄。

一個晚上昏暗的油燈光下，他在考驗着大兒國棟的功課，聰明的國棟却使他失望。他發現國棟的英文發音竟意外地生硬，三角竟意外地生疏。在他嚴厲的詰責之後，國棟羞慚地伏在桌沿啜泣了，對他訴說了一連串永遠刻在心上的說話。

「……父親！請你責罰我吧！我不配做你的兒子。我花費了費用

生命換來的金錢，我的功課都令你失望，令你生氣……父親……我……我……其實也不是我不學好，我在學校裏上英文，老師的讀音就是這樣。他的講解呢，不但不能自圓其說，甚至令我墜在五里霧中……我，我對不起你，然而我有什麼辦法……」

這幾句話深深感動了他，他爲孩子的前途悲哀，爲誤人子弟的庸師的愚劣憤恨，當時他用震顫的手，摩挲着國棟的頭髮，哽咽地說：「孩子，我不怪你……我恨我何以生在這時代……」

窗外送進一陣蟬鳴，幾個青年男女的嬉笑聲也一起飄到教師休息裏。林老師的痛苦沉思被打斷了，他熟習這無邪的朗笑。幾十年前他剛和妻結婚的時候，大家對美滿的現實感到幸福，爲將來的理想感到沉醉。妻雖然是一個舊家庭出身的小姐；然而有着充分的新智識，曉得怎樣體貼他，鼓勵他，使他安心於後一代的教育。他也知道以努力的工作來換取妻的慰藉，那時誰不羨慕他們兩口子呢？可是現在，生活的變異使大家都沉默了；無邪的像窗外飄進來的朗笑消失在記憶裏了。他不爲消失的朗笑惋惜，他只祝福窗外的孩子永遠保持着青春的笑，直到臨死。

林老師在紛擾的思想中強自鎮靜過來，喝了幾口開水，回到坐滿教師的現實。

浮滑的老姚，年青的老張，「人老心不老」的「留學生」老陳，俯着身子向外面張望。雖然沒有談什麼，即使有也是那末輕輕的幾句！林老師却明白他們是看女生。對這些「校務師伍」的斯文敗類，林老師十分憎恨，恨他們葬送民族的前途，摧殘民族的嫩芽，簡直侮辱了教育界的神聖。但又不好怎樣發作，只得用力地吐一口唾沫，回頭看向另一方面。

這邊坐着的是幾位負責，肯以教育爲義務的老同仁。他們的境况都和林老師差不多，就好也不過好一點點。他們現在正在互相發抒着心中的積鬱，對現世的感慨。

「現在學生的程度，實在太低了，昨天我在報上看見一篇文章，說比戰前低落了差不多一半，這或者是危言聳聽，但亦足以發人深省。我們都會覺得太慚愧了！」教務主任說。也許他感到這是他的責任問題。

「不錯，今日學生程度低到不成話！」這個責任應該歸誰負呢？」林老師憤憤地說，聊以發洩一下心中的惱怒。

源寬聞話的一個，微微一震，隨即若無其事的走過來，搭訕着談話。

「這個責任麼，應該由學生和政府負呀！學生大罵張，政府太寒酸，程度怎麼會好！」陳老師倚老賣老地說。他一點也不感羞慚。

「萬般皆上品惟有教書低，你們還記得我們從前的事務主任老劉麼？他現在每天坐在萬亨行的電扇下，收鈔票還嫌麻煩呢！」老姚半嘲弄半同情地說。

「啊！姚老師你不是萬亨的股東之一麼？」教務主任今日是瞞不起老姚的，但因為校長再三藉着教師荒的理由，捨不得辭退這「忠誠服務」的年輕人，他也就不得不隨和些。這時他半恭維半譏刺地看了老姚一眼，老姚却禁不住心頭的得意，堆起了滿臉笑一面謙虛着：

「那裏——那裏，我不過是九牛一毛……而且是在校長股子裏的——哈哈……」

「校長這幾天也真忙極了！」陳老師噴着烟圈說。

「他老人家怎得不忙啊！這縣城裏的四巨頭之一啦！現在大概是新立委請客吧？」老姚說。

「說起這次選舉的胡興邦，這小子從前在法國巴黎大家同學的時候，他是最新的一個——中國的選舉真是——」

「老實說，你不必管他是什麼出身，總之他的政治路線和我們校長、縣長、議長、書記長相同，得到他們四巨頭的支持，自然就得當選！」老姚得意洋洋地說。他是知道陳老師眼看「那小子」就要爬上新貴的寶座，而自己「屈居」中學教師還要被學生罵為飯桶，被林老師目為誤人子弟的大發牢騷。

「怪不得姚老師這樣落力替校長辦事，連學生的得罪都不怕了！」林老師實在忍耐不住，帶刺地說了一句就擲落手中的「針叢捲烟」，挾起書本走了出去。

老師們望着林老師龍鍾的背影，一時沉默住了，老姚也似乎覺得有些慚愧，面上飛起兩朵微微的紅暈。然而轉念一想，林老師的話終究算不了什麼，在今日的這個社會上，林老師是「落伍」的，只有他姚老師依着「一貫」的作風，包管會扶搖直上……

嘹亮的上課號聲又响起來了，老師們懷着不同的心緒，走出了教師休息室。外面走廊樓梯上，又重新泛起洶湧的人流，不過，這回不是向下流，而是向上面慢慢地流去。

卅七年五月十八日完稿廣西梧州

我走到……

陽子

我走到池邊
池水已經乾涸
玫瑰早已凋謝
蘆葦比頭髮更濃

我走到深谷
深谷裏沒有花朵
太陽死去了
陰影比墨兒更黑

我走到茅屋裡
茅屋沒有了主人
樑角霉腐得發臭
階前的野草比人更高

我走到橋頭
街頭聽不見一句熟悉的聲音
千萬隻眼睛灰暗地
憂鬱比海更深

告訴我，
我該走到那裏？

一九四八、二、十七、

樹林裏的哭聲

黃行清

在濱海的地方，有一小小的村子，里面大約住着十多戶人家，村南面，有一座破舊的矮小的屋子，與其說是一座屋子，倒不如說是一個窩子，更為恰當吧。因為這座屋子只是由一間狹小的臥室，及一間黢黑的廚房相連着而成的，進了臥室的矮門，經過床前，又有一個更矮小的門口，里面便是那間暗黑的罩滿灰塵的廚房了，廚房里是沒有煙囪的，除了那條裂縫外，連一個大的孔，也沒有。生火時，所有的煙，便湧進臥室裏來，這時候，室內火烟迷漫，空氣缺乏，在里面，便好像在寒風里一般了，臥室里只有一張板床，上面掛着一烏黑的補過好幾處的蚊帳，床角邊放個塵封的大罐，這是用來裝雜糧或穀米的吧，誰又知道呢？在靠門的左隅，站着一個尿缸，時時發出一股股的惡臭來。幾塊乾濕的小孩底尿布，掛在一條竹竿上。

文壇

這座屋子的主人，是一對夫婦，男的名阿興，論年紀，大約三十有出了。女的最多是廿七八歲，瘦瘦的面頰上，尚帶着幾分姿色。

他倆已結婚多年，生下三個男女了，大女今年十歲，在去年，阿興嫂不幸染了一場大病，因為乏錢使用，故把她賣給人家做婢女了。現在家里只剩一對男孩，大的八歲，小的未滿六個月，現在母親的懷里吮乳，因為乳太少了，他不時呱呱地啼哭着；阿興嫂見他哭了，就拍拍他的小腿，又是凄然又是恨恨地罵道：「誰叫你投錯胎到我這裏來呢？你若是在富貴人家，不是有牛奶吃嗎？有奶媽來餵你嗎？唉！賤骨頭！」阿興從廚房裏走出來，滿面烟灰塵，流着前額的大汗，眼睛被薰得紅紅的，淚也淌出來了。他望了望妻子，一句話也不說，便走到床上，橫橫地躺下了。

懷中的嬰兒盡力地哭着，雖然他底母親，用種種的話來勸誘他，咒罵他，但一點功效也沒有，只知哭着。同時阿興嫂又見丈夫在床上呼呼入睡了，於是，怒火燃燒着她底心了，毫不思索，即破口大罵道：「你

這具死屍！昨晚叫你不去，你偏要去，把昨天借來預備買米的錢，也輸光了，吃什麼呢？拿什麼去付利息？整日整夜賭，不見贏過一文，現在又要睡，你真快活咯！可惜你命運不好哪！」

阿興醒了起來，本來他早就有了脾氣的，經她一罵，也就惱了：「你罵誰？你的命運就算好嗎？若是好呢，今日也不致如此淒涼窘迫哩！他媽的！還敢罵人？不知慚愧！……」最後，他只是他媽的長，他媽的短，一片粗罵聲而已。

「什麼？你敢罵我？我的窘困，全是你無用啊！養妻活子，是你的責任。——你敢罵我？」妻子臉都漲紅了，用挑戰的口氣道。

「罵你就罵你，你想做什麼？」他剛說完，便從床上躍起，走到她面前，飛起右腳，踢在她的腿上，她毫無抵抗地哭了，懷中的嬰兒也驚醒起來了。

她只是抽泣着，一句話也不敢罵了，一個婦人，和丈夫爭吵打罵，倘被人家知道了，是要受誹謗的，「三從四德」你不知道嗎？至於誰的理長，誰的理短，誰也不去計較，總之，敢和丈夫爭吵的婦人，都是潑婦，都是要不得的。所以阿興嫂到此時，只任丈夫打罵着，心里雖想反抗，但又不敢表露出來，唯一的辦法，除哭外無他了。

他倆又在一塊吃午餐了，不過，沒有遵照平時的座位，一人向一面，誰的眼光，也沒有看誰的。

幾天後，他們又和好如初了，是的，他們是易於爭吵，而又易於和好的，近來，他們更窮困了，餐餐都吃不飽，而且又欠人許多債，債主已來多次了，他知道唯一的辦法，只有出賣人口，除此之外，好像別無辦法了，然而，大女已賣了，男孩沒人娶，總算有人娶，他也不肯賣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啊！至於阿興嫂呢，自己早已懷着隱憂了，不過，事前未到決定階段，只好悶在肚里罷了，她從未去想過防範的方

法，「到時候才打算，」是她從來要處理某件事的盾牌。

糊里糊塗地生活着的他們，又冷淡地過了幾個月，不幸的事，終於爆發了。

一天，阿興聽從一個和他要好的賭徒，及一個鄰村的媒人所勸誘，決意出嫁妻子了，那個賭徒想他嫁到錢，借多少給他去賭；而媒人呢，則想從中國利，所以，阿興聽到他們一番花言巧語後，便堅決要實行

了。

他回到家里，見妻子正在門口邊縫補衣服，嬰兒躺在一塊舊蓆上睡着了，二兒子坐在樹底下，把沙泥搬進螺壳里；滿了又倒出。

阿興脫了身上的衫，坐在樹底下的一塊木頭上，拿着旱烟管，狂吸着，他底妻子，望了他一眼，便又垂下頭來工作了。

是黃昏的時候了，雖然西風不時襲來，天氣依然很熱，屋簷上的麻雀，有時飛去屋邊的那株大樹上，有時又飛去較遠些的青翠的竹林里，一對對的互相追逐，吱吱地叫着，天空中，偶爾升起了一兩塊白雲，把猛烈的太陽遮蔽了一下，這時候，天氣才有點涼意。

「現在……」阿興忍了許久的話，終於衝過了喉嚨，而噴出來了，說至此，他望了妻子一眼，妻子的眼光，適巧又望着他，他一見了她的含有多少威嚴的眼光的時候，便不敢往下說了。

那叢竹上的麻雀，又吱吱地互相追逐的飛到屋後去了。不知在甚麼時候，一塊菱形的烏雲，把那太陽吞沒了。

「現在……我……有一句話……對你說。」隔了好久，他抽飽烟後，望了妻子一眼，見妻子正溫和地工作，他的勇氣便來了，於是，又把先前想說的話，繼續地說出來。

「甚麼？」妻子熱心地工作着，不甚留意他的話，只隨便地問這麼一句，接着又安心工作了。

「沒有甚麼，只是一句話，」他頓了頓柔聲地繼續道：「我想……嫁了你……」他只是吞吞吐吐地，望着他底一對瘦而污穢的脚道。

「你發了瘋嗎？」妻子抬起了頭，掙大了眼睛驚奇地大聲說。

「不是，因為你，自到我家來，沒有一天安逸過，我真對不起你，所以我想把妳嫁給一個富翁，那裏有得吃，有得穿，甚麼工都無用你

做，說不定，還有丫環給你使喚呢！……」他像小學生背誦國語一般，把媒人教給他的話，流水般湧出來。他雖然無所顧忌了，但那顆心兒，正跳躍得很厲害，有想衝破胸部，而跳出來的樣子，呼吸也隨之困難起來了。

「呀！我沒有這樣福氣！」她悲哀地憤怒地道，臉上的絲紅暈隱退了，立刻換上一副蒼白的難看的面孔來。

「一定有的！前算命先生算過你的命，說你自今年起，行運直行到老，天不可逆，命也不可違的啊！」「一生自有命安排」。最後一句，他像吟詩般，輕輕地吟道。

「……」她的淚珠，已奪眶而湧出了。

哇，哇，哇！嬰兒醒了，踢着一雙瘦小的脚，捏着兩個小拳頭，拚命地哭着。起初，她不睬他，後來心腸軟了，把他抱在懷里喂乳，拍了一拍他的小腿，嗚咽地道：「你這個小冤家！」她的淚珠，滴在他底小

臉上，她用袖口把牠輕輕地拭去，而第二顆又滴上去了。

二兒子還在樹底下玩着，瘦臉上時時流露出一絲的笑容。

阿興的心有點軟了。

晚飯時，他的勇氣又恢復了，因為在他的面前，他彷彿看見了一疊鈔票，所以他斬釘截鐵地說：「你肯也要嫁，不肯也要嫁。由我不由你，我要怎樣，就怎樣，誰也不能干涉我！——我已經同人家議妥了價錢了。」他說完，頭也不回，便揚長地走出去了。

她知道這件事，是無可挽回的了，而且在這里，也是無法生活下去的，索性去了更好，一會，她又念及身旁的嬰兒：「怎樣好呢，這個冤家！」又有二兒子又是如何過活？冷了，誰給他衣穿？餓了，誰給他飯

吃？還有，到人家那裏，是真的不愁衣食嗎？大概是丈夫騙我吧？……

……她轉轉地思維着，不知如何是好，眼淚淌遍了臉了！忽然她又轉一念：「一生自有命安排，船到灘頭水路通，用什麼擔憂？」剛剛想到這里，而另一種思潮，又湧上腦海了，自嘆道：「唉！苦命的人兒啊！

你爲什麼不早就死去呢？當你唯一的親人——慈愛底母親逝世時，你爲什麼不自裁而殉葬！……」她自怨至傷地哭訴着，不能再說下去了。

阿興被嫁的那一天，天氣很陰沉，飛動的浮雲，蓋滿天空，許

久，許久，才完全飛開了去，蔚藍的晴空，又現出一輪旭日，金霞萬道。但不一會，烏雲又四合了。

上午十點鐘光景，媒人來了，臂彎上挽着一個手袋，剛坐下，便把手袋里的鈔票拿出來，一點點交阿興，本來買主是給三萬五千元的，但是，媒人從中騙去了五千，只得三萬元，阿興接了錢後，又照例給三千元與媒人，作為酬勞，這時候，從門外又走進許多穿着破舊的衣服，頭髮長長的債主來，（這些，都是阿興的賭友，阿興之所以欠他們的錢，完全是在賭錢時，大家合夥騙他的）大家又把阿興的錢，分了大半，便歡歡喜喜地笑着走出去了。

「身價錢」交妥了，阿興便在寶契上押了花，從此，阿興便變為福旺了。在這里，還有一點要敘明的，就是阿興的未週歲的孩子，也由母親帶去撫養，等周歲後，再交還阿興傳續香燈。

福旺家派來的人，已把阿興嫂（恕我還如此稱呼）的簡單的行李背去了。

阿興嫂穿了一身半新舊的（亦是唯一好的）衣服，手上拿着一頂她笠，用來掩着面，站在床邊啼哭着，不肯走，阿興在後面，用力推着她：「你不去，我就打你！」他叱道。背上的嬰兒，不知在什麼時候睡着了。

「媽媽，你做什麼？你去那里？」二兒子牽着母親的角，瞪着一雙圓眼問道。

「……」福興得更厲害了，本來她早就想好了幾句吉祥的話，預備在臨別時，對兒子說的，惟這時，好像有什麼東西，塞着了喉嚨，半句話也說不出口了。

「她……媽媽……去外婆家！」過了些時，站在旁邊的阿興，不得不代答了。

「爲什麼不帶我去？」二兒子望望母親偷抽咽着，不理他，故掉轉頭問父親。

「不，第二次……」他眼圈也紅了，心里有點難過，說不下去了。「三幾天，她就回來看看你了。」好一會，阿興咽着眼淚硬着心腸又道。

「媽媽！你爲什麼哭呢？明天回來好嗎？回來時，叫外婆買些糖果帶回給我吃啊？」

「……」

阿興嫂自到福旺家後，人家便叫她做福旺孀了。她未被嫁前，聽丈夫及媒人說，福旺是怎樣的好脾氣，富有，無男無女，可以快活過日子，不愁衣食，但現在事實可以證明先前的話，全是虛言。福旺不但是個脾氣最壞而又貧窮的人，且也有了一個十多歲的兒子了。因爲前妻去世了，才賣了豬牛及一兩塊地換取金錢來娶她的，她之所以娶她，並非同財主人家之娶妾，專是爲享樂的，他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她能替他多生幾個兒子，以傳後的，（他雖有了一個兒子，但畢竟不放心，若有什麼三長二短，那時，老丁下是絕後了嗎？死落黃泉，怎能對得起祖宗呢？）

她的工作很多，她每天上山斫了柴回來，還得去田地里工作，真是沒有一時安閒過，差不多天天都是到午時，方得閒喂乳給自己的嬰兒。一天，當她正在喂乳時，福旺就咕嚕地說：「每天除了喂乳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了。」他恨恨地盯了那嬰孩一眼，便坐下抽煙了。福旺孀有什麼話好說呢？在人面前，又不敢滴淚，只有強忍着，假作歡容，等到獨自在外面做工時，才敢讓牠流出來。前妻的兒子，名義上還叫她做媽媽，實際上，他是很憎恨她的，除了新來的那一天，叫過她一次外，以後他見她，總是現出一副令人難堪的面孔來，瞪了她一眼，便走開了。有時，因了些小事，他就大罵她，不論誰有理，誰沒理，福旺孀是幫着兒子的。

福旺孀要是去工作了，她的嬰孩便在家中竹牀上，自由地躺着，要哭要笑，隨他的便。有時哭得太久了，福旺適在家里，不知是因他哭得太討厭了，還是起了憐憫心，這個時候，便走過去抱抱他。

福旺孀被賣後的第二十九天，正當旭日東升，朝霞燦爛，她正在一條交通要道邊的一坵長着綠油油的甘薯地地，彎着腰，俯着首，很留心的除着草的時候；她大概是倦了吧，略一停工，抬起頭來，忽然望見遠遠有個人走來，頭上戴着一頂竹笠，肩上挑着一担竹籬，她雖不知道

那人是誰，可是，工作倦了，也正好藉此望望路上過往的行人，或者遠處的山峯，繁密的松林，以便恢復疲勞的。

那個人距她不遠了，她的心開始疑惑起來，她想：「這個人的樣子，真有點像他啊！」過了不久，又自語道：「不見得吧。」

那個人走近了，兩人的距離，最多不過二丈，她完全認出是他了，她的心碎碎地急速地跳起來。「如何是好呢？」她垂下頭來，想舉起鋤頭，繼續除草，但這把鋤頭，好像萬分沉重，她用盡全力，也不能把牠舉起來。她想不再望他，可是神經也失了主宰了，一雙眼不由得瞥了他一下，可巧，他的視線正向她射來，四道眼光交流了。瞬息間，她又垂下頭了，這一來他又認出她來了，於是，他便停下來，故意坐在路旁的樹下休息。

時間一分一秒地逝去。東南風陣陣地吹來，樹葉飄舞着，發出沙沙的聲響，草間的什麼蟲，吱吱地唱着。太陽已躲在一層濃厚的烏雲背後了。天空中有一對對的飛鳥掠過。路上全無行人。

「你在這裏做工好久了嗎？」阿興坐得久了，便大着胆，把早就想說的話，用很溫柔的——福旺嬌從來未聽過的語氣問她道。

福旺嬌只是垂着頭，面上起了一陣紅暈，全身像火燒般地熱，一句話也不回答。

「怎麼啦！阿狗（即那個嬰兒）好嗎？」慚愧與懊悔襲擊着他的心了。

她的眼淚不自主地淌下，把頭轉到後面去。

太陽已從雲裏爬出來了，風微微地吹着。虫也停止了歌唱了。

「說呀！」他帶點急惱地說。

「死鬼！誰和你說話？你走你的路，我做我的工。」過了相當久的時間，她才現出又煩惱悽惶的樣子罵道，剛一罵完，便又嘆喏一笑，把頭低下來了。

阿興最初是很難過的，而一看到她底笑臉心中就愉快起來了，「說啊，我們的阿狗呢？」

「死了！」她假作實在地道：

「呸，胡說！願天佑他，——快說真話吧。」

在家里，不過常常患病，真是累人！」說完，眼淚又跟着出來了。

阿興一面聽，一面走近去，細細地端詳着她的臉，隆起的胸部，大腿，脚……

兩人全沒一句話說了，誰也想不到該說什麼。阿興的腦海一起一落地，翻騰着，他很想插出一句話來，打破這沉靜的空氣，但總是不能。樹上的烏鴉驀然地叫了兩聲，便向西飛去了，他倆同聲啞道：「呸！該死的老鴉！」

「現在我要去南康替人挑東西，沒有時間了，明天你還來這裏工作嗎？」終於阿興說出話來了。

「來與不來，關你什麼事？」她狠狠地說，可又在這話剛終結的當兒她又笑了：「我不來了。」

他看着他底笑臉，便明白她的說話不過是故意的，因此，他又接着道：「明天，最好和阿狗來，等我一看，——現在，我去了。——要秘密點！」他走了幾步再回頭來叮囑最後一句。

「不，不，不，我偏要來！」他又聽聞她的話了，但他很明白婦人們的心理，有許多事，是如此的，心里已肯了，而嘴裏偏要說出違背心裏的話來。只要看她的顏色，就可知道。於是他欣然地去了。

她在他走後，很是愉快了一會，接着，愁雲便籠罩住她了。她追思過往，想着明天，忽然心上湧出前夫、後夫的影子，她把他倆對比一下，她哭了！

太陽悄悄地隱在西山的背後。鳥兒們也吱吱地飛進樹林的深處去了。她舉起頭來，望了望天色，她慌了。急竭力咽下苦淚，再把襟角抹淨臉上的淚痕，歸家去了。

第二天，太陽剛從地平線上爬起來，福旺嬌就背着她底小嬰兒，到地里去做工，在去之先，她是頗費思量的，最後忽然有一股勇氣燃燒着她底心，使她無可顧慮地決定了，她的丈夫——福旺，當然是最歡喜她背着孩子去做工的，甚至留他在家里哭來聽耳，所以，完全不加阻撓，村人看見也大加讚賞呢。

她急急地走着，心兒猛烈地衝着胸口，臉上的汗也流下來了。她

一路想着，面前出現了一幅圖畫：她和他同在一座森林裡，手攏着手，肩並着肩，臉貼着臉……」她俯着頭走着，前面來了一個人，她也不知道，直至碰上那個人，那人罵道：「你發夢！」她才吃了一驚，好像自己所想的被他知道了似的，臉紅了上來。「這些思想是可耻的！」那人走過去了，她才輕輕地自責着。

她提快了脚步，向前急走。「他來了嗎？」心里想。

她走近目的地時，阿興已早在那里等候了，她呼吸更困難了，心兒像要衝出胸口來。她把手按着胸口，面如火燒般紅起來了。

「怎了？」他問。

「沒有什麼？」她苦笑了一下。兩人互相凝視了一刹那，望望腳面，全無行人，於是便走進松林深處去了。

阿興帶來了些糖果，兩人坐在地下的枯葉上，吃着，阿興從她的懷里搶過小寶寶來，聚精會神地呆視着，又把自己長了一撮鬍子的嘴，湊到小寶寶的唇邊，深深地吻了一下，然後撫着他底頭髮，嘆息地說：「啊，瘦了！」嬰兒無知地望着他。

他倆愉快地暢談着，雙方都把別後的生活，詳述一下，她說她在後夫家怎樣受虐待，受壓迫，她又問他：「二兒有沒有常常叫他的媽媽？接着，她又流淚了。他說：在別後，他是如何的想念她！二兒又是如何的想念她，晚上，如何的哭媽媽！」

最後，他倆又約定一個時期，再在這里幽會。終於，他又吻着她及小孩，依依不捨地先回去了。

她望着他轉過竹林去了，頃刻間的愉快，也就跟着他的背影而消逝了！「偷被人知道，怎好呢？」她又追悔起來，失神地站了一會，才恍惚地，慢步地，走到舊地裏除草去。

這件事的秘密，穿漏出來了，漸漸地傳遍了福旺所住的村子底附近。福旺也聽得了這消息，起初，非常憤怒，立刻想殺死她，後來再三思索，便又覺得不對，傳說未必就是真，不如暗暗地查察看是否果有其事，再行定奪。這一來，他就時時監視着她，不論她去那里，都得盤問過她才行，就是去做工，他如無暇跟她去，也都托人便中監視她。

日子一日日地溜過去了，她也不甚把那件事掛在心上了，天天的是

勤勞的工作着，不大喜歡說話了，她底丈夫見她如此，以為前次的風聞，僅是風聞而已，全不符事實的，因此心中感到有點對不起她，所以便不甚留心監視她底行動了。

在一個絕好的機會下，她又和前夫在一座繁密的樹林里幽會了。

當他倆剛在相見時，適着有個福旺的隣人，在那里窺見（阿興不會看見他）於是便急忙的飛跑去報告福旺，他聽到後，心上的怒火直衝出頭頂上去，滿面通紅了，咬着牙齒，恨恨地罵道：「不殺這賤骨頭誓不為人！」——不殺這不知耻的畜生，還有面目見人麼？」於是拿了一把斧頭，又雇了兩位宗姪，拿着大刀，叉子一同去。

他們暗暗地走到松林外面，蹲下身子，向里面窺視，看見他倆相偎着，在那里細語，滿面堆着笑容。那個嬰兒却在遠些，躺在枯葉上，這時，福旺的怒氣，已衝破腦壳，升出頭頂上了，他不理三七廿一，便揮着兩個宗姪，取包圍勢，猛勇地衝進樹林里去了。

阿興倆聽聞脚步聲，急忙起來，一看見他們，便嚇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她兩脚像生根一般拔不起來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畢竟男人總是勇敢些，阿興這時候已拿着他先前搬來的鋤頭，拔步而逃，但因樹木太密，不能跑得快，被那兩個宗姪追上了，他只得一邊招架一邊退了，總是他力大，所以兩個宗姪很難得近他，就在這時候，福旺已劈死了妻子，跑來助戰了，阿興起初只是躲避着，只求免脫，不肯十分用力攻打，後來打得性起了，用盡全力，一鋤頭挖過去，剛巧挖在福旺的頭上，傷者即刻「唉喲！」一聲慘叫！倒下去了，血如泉湧地流出，兩個宗姪便不和阿興打了，救人要緊，阿興便趁此機會逃跑了。他倆蹲下來看福旺時，見他的頭上已開了一個窟窿，血已流了滿地，不多時氣就斷了。

黑夜來臨了，樹林里更暗了。天空中的一角，出現了一顆明亮的星星。鳥兒已酣睡了。柔和的風，輕輕拂着樹葉，發出一聲聲輕微底嘆息。

在這個萬籟俱寂的夜里，從那幽深的樹林內，傳出陣陣凄切的嬰孩底哭聲！

一九四六、五、廿六於瀟塘

三姊妹的故事

匈牙利人·赫爾泰
孫用譯

滕德爾拉基家有三姊妹。其中兩個是貞潔的，還有一個——却不是。兩個貞潔的叫波妮和伊琳，還有一個不貞潔的叫波妮。她還不是女演員，只是一個 Show girl，所謂「展覽的姑娘」，而且也就像那樣人一樣，過着不道德的生活。她有唯一的，很有錢的男朋友，他照顧她，送給她一間很大的屋子，奉給她錢和寶石，又發狂似地買給她衣服。

愛拉和伊琳也住在波妮那裏，她們從她得到了衣服、帽子、寶石、錢，波妮是很好的姊妹，她又極其敬重兩位妹妹的貞潔。愛拉和伊琳也很自負，因為她們是貞潔的姑娘，而且那就什麼也不必報答她的屋子、絲襪、插羽毛的帽子，以及漆皮鞋了。

愛拉還有別的值得驕傲的原因。她只想做女教師，文憑已經到手，還在等一張服務證書。服務證書却遲遲不來，雖然那一位男爵——波妮的男爵——已經託過了本市的委員，參議員，甚至於市長。

相反——伊琳却是幻想的女人，她唯一的希望是結婚。誠實地，貞潔地結婚，像別的可敬的主婦一樣，在一所三個房間的屋子裡，親自燒茶，罵老媽子，呵，呵，還有第三個呵，她想的只是這個，她就爲了這夢想活着，焦躁地等着來搭救的男子，來搭救的丈夫。

她們等着。她們三個一起等着。
愛拉等着服務證書，伊琳等着丈夫，波妮等着兩位妹妹的希望實現。

二

很好的一天，愛拉喜氣洋洋地回到了家。「親愛的，」她對波妮說，「我看來，我就可以服務去了。那位管理我的服務證書的先生通知我，今天下午他等我去拜訪他。」

「唔，好了！」波妮說。
「你的幸福差不多完了，」伊琳說，她又敬了一聲，再說下去：
「可是我的還不知道擺在哪里呀？」

這三姊妹都爲此深深地想着。
「我明白了，」波妮說，「我應該來幫忙你，你自己是再也弄不到丈夫的。你太沒有經驗。這是由我來替你設法。」

「呵，如果你肯……：你不管幹什麼都成。」伊琳熱心地說。
波妮感動地望着伊琳。

「真太笨了，以前我們不先打算打算。像你那樣窮苦的姑娘。一定等不到神話裡的王子。現在的世界只有錢才能說話。武士們不敢親近你，因爲他們以爲你連一個小錢也沒有。但還是那些武士誤會了。現在我決定陪嫁你兩萬克郎。」
伊琳高興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兩萬克郎！……」她過了好一會兒才說這麼一句。
「你正是頂好的姊妹！」愛拉感動地說。
「是呀，」波妮說道，她自己也很感動，「不管你們怎麼說，我總是很好的姑娘。這兩萬克郎是我全部的錢。但是我要給你。」

三

在戲院開演之前，愛拉已經從那位管理她的服務證書的先生那裏回來了。她似乎不高興。
「不舒服嗎？」波妮非常關心地問。
「有一點兒。」愛拉說。
「什麼呢？」
「並不重要……：事情已經停當了，我立刻可以服務去，不過那個老頭子硬要我的報酬，否則他就不給我辦。」

「他要錢？」
「呵，一點也不要。可是他似乎很喜歡我。而且……：」
「真的嗎？」
波妮沉思着。伊琳也如此。愛拉一聲不響。

「你怎麼對他說？」一會兒之後波妮又問。
「我還有什麼對他說呢？」爆出了愛拉的反響。「你以爲，我還要說什麼，我還能對那樣的人說什麼。你知道我的主義，而且……：」
「我請你，」波妮怯怯地喊着，「請你不

要誤會。我知道，你是貞潔的姑娘……然而……那件事情後來怎麼結束？」

「我自己走了。我對他說，他還是不必給我那服務證書的好。因為，我寧可死，如果不讓我走貞潔的路。」

「你說得好，」伊琳贊許他。

「好極啦，」波妮也同意。「那麼他……他怎麼說？」

「他說，這很可笑，要我再考慮一下，這實在關係我的將來，他還要帶我的忙。他說，要我明天再去……我只回答他，我再也進他的門去，我就哭了回來。但我在路上想了又想，把這很好的機會錯過，實在可惜……」

「真的！」伊琳說。

「當然！」波妮也說。

「所以我在想，也許有什麼解決方法……」

「怎樣的方法？」波妮問。

「如果有人去對那位解釋一下，說誰也不能向我要求這樣的事。如果他受了感動，他就會見義勇為，不再刁難的……」

「好，但有誰去呢？」伊琳問。

「波妮……她很有名，她會說話，又很動人……」愛拉說，有一點猶疑不決似的。

波妮的臉色變了。

「要我去嗎？」

「為什麼不？」愛拉說，這時却勇敢起來了。「這並非很大的犧牲……是你能夠替你妹妹幹的。我敢打賭，你又要說一句話，我就有了服務證書。」

波妮望着伊琳，似乎在等着她的抗議。然

而伊琳說：

「你是這麼好的姑娘，波妮……你已經那麼關心我。現在你應該替好愛拉幹一下了。」

「不過……如果那一位先生也一定要我的報酬，才替我辦呢……？」波妮酸酸地說。

兩位妹妹都笑起來，後來她們同時說道：

「噯，波妮！」

四

愛拉的服務證書似乎也一起帶來了伊琳的幸福。

市立學校教師，愛拉的一位同事，就來拜訪他們，而且很愛伊琳。伊琳對這青年也並不顯得冷淡，而且當他知道了他有機會得到兩萬克郎的陪嫁，他的熱情立時立刻便增加起來。

愛拉催促他：

「向我的姊姊，波妮，求婚去。」

「怎麼？……我應該向她求婚？……」

「是。她是我們一家之主。伊琳可以從她那裏得到兩萬克郎的陪嫁。」

教師的臉色有一點兒變了。

「真的嗎？」

「當然……為什麼？」

「因為……那似乎不很好過。不要誤會的我，我很敬重你們的可愛的姊姊，波妮小姐……但是……我這人是很神經過敏的……」

愛拉冷冷地望着教師。

「噯話！……伊琳是爽快的姑娘，你也十分爽快，你們在一起一定很幸福。別的什麼都不必管，把你們的幸福一分鐘一分鐘拖下地去，倒很可惜……」

教師含混地咕嚕着，然而後來他明白了，謹慎正是發達的根本。他穿上新外套，就去求伊琳的姊姊。

波妮爲了這幸福幾乎哭了，用了母親一樣的愛祝福他們。

這一對未婚夫婦極其幸福。教師先生天天來看他的未婚妻。他每天吃着豐盛的午餐，吸着男爵的雪茄烟和紙烟。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很神經過敏的。

「我不滿意這樣的事。」他時常對伊琳說，「如果可能拒絕你陪嫁，我一定拒絕……」

「發瘋，」伊琳忿忿地說，拒絕這麼多錢。

「但是……但是……你知道，你的姊姊是很好的姑娘，但是，貞潔，其實倒最要緊。」

「當然，」伊琳十分自信地說道。

「如果我們結了婚……」

「唔？」

「不要生氣，實實，我們就不同她來往。」

「那由你，親愛的，」伊琳說，非常順從地又十分幸福地望着她的未婚夫。

五

聯德爾拉基家的姊妹——我已經說過——有三個，其中兩個是貞潔，還有一個却不是。

葉訥，赫爾泰，匈牙利詩人及小說家，生於一八七一。他的作品特色是一種可喜的輕鬆：關於生命的黑暗面的最高的人生哲學，聰敏的理解，以及謹慎的消極觀。他的表現方法非常流利而且細膩，即使是關於最重大的問題。本篇係自世界語本的「匈牙利文選」譯出。

希望

陳琳

九月六日

自從到X縣來教書已經是一個星期多了，學校在鄉下，交通不方便，進城好不容易，昨天偶然進城一趟，買了點東西回來，自到X縣後，連這一次共進城二回，城裡很冷落，二條不成樣的街道，房子倒塌得很狼狽，城裡多數是靠着走私過活的，日子過得十分緊張，每家人都有槍，縣政府在南門城邊，治安較鄉下安定，不會風聲鶴唳，這是城裡人的幸福。

到城來打算買些書，可是天知道跑完了整個城，沒有一間書店，烟仔攤佈滿城裡和城外，賣文具的，也只有二三家。

城裏有一間中學，七十多名學生，報備有一家，是X機關辦的，副刊全是些奉迎的文字，什麼「X長印像記……」之類，地方新聞欄沒有甚麼消息，只在報導他們幾個「猛人」的生活而已，實在看了令人作嘔。

在城裡玩了好一會，書沒買成，就返學校來了。

今天是星期日，沒功課。

九月七日

麗太清早就來找我去運動，天才發白，我們在山坡上談天，她常常懷念着過去，面上增加了無限的抑鬱，我知道她過不慣這樣的日子。

其實環境如此，還有甚麼辦法，過去的，雖然值得懷戀，可是過去的已是過去了，不應該去悲傷它而害了自己，我不會被這無聊的環境所苦惱，我還有信仰，我要活得快樂，活得幸福，而且我還有一個希望在心中燃燒……

三年前，我和我在桂林讀書，我們是同鄉，又是初中時候的同學，到桂林來讀書是家鄉淪落的第二年，我們的感情較好，由此才一起到桂林來。

高中畢業的時候，正是桂林動盪着的時節，長沙早失守了，衡陽已打了三十八天仗，我們早已離開學校，正在桂林鬧失業，不久衡陽掉了，黃沙河也做着一場夢被敵騎渡過來，半個月的時間，桂林已換了主人。

這時，我們已逃到昭平縣，離桂林三百四十里。

到昭平，物價跟着人多一天起了幾次價，房屋難租，米又貴，我們把所有的錢都吃光了，後來幸好四戰區長官部到那裏來招考青年軍，我們考了進去，訓練才三個星期，敵人又迫近昭平城去了。

我們在鎗林彈雨中戰鬥，在蕩漾着明亮的水波的灘江河畔，和麗忘掉了一天的疲勞，忘掉了山城被敵人包圍着，我們縱情地歌唱，從

空野中，從僻靜的深處，傾瀉着我們的歌聲，嘹亮高昂的聲音，唱着悲慘地和快樂的。

舒適、溫和、我們感到無限溫暖而陶醉！戰爭像在映着流血的影片，我們就是片中的主角，映過了緊張的一幕，又是動人的一幕，流血、受傷、死亡、肉體橫飛……

我們正映得驚心動魄的時候，原子彈就掉落在東京，接着是，復員，回鄉，而我們又是失業群中不幸的人！

戰爭改變了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人的心，我們回到這久別的家鄉——廣州後，在街頭，在公共車上，在每個角落裏，我們沒得到一點同情或贊助，相反地，我們所受到的只是冷漠，白眼與仇視……

不久，我才考取了X縣X小學的教書職。麗也因爲鄉下連年的兵荒馬亂，兼之戰後財產一部份被「劫」收了，她也是有家歸不得的人，和我一起到X縣來教書。

這里是鄉下，住慣了城市的大而且過慣了戰鬥的生活後，在這破產而又拉兵，納糧，令老百姓們連薪水也不能按月發還我們的地方，麗感到極大的不平和痛苦，她不滿意戰勝後的我國政治這樣敗壞，更不願看見這裡的官把老百姓迫得賣兒賣地，像前次一樣，因爲這裡的同胞不願選X一個人做國大代表，結果被官拉去了好幾人，這也是一件痛心的事，麗忍心不了，要吶喊，可是……又有甚麼辦法，因此，她很悲哀，她也常哭，連自己的健康也懶得理會了……

九月八日

天才亮，孩子們就來上學，天真的聲音，有節奏地讀着，我還睡在床上，感到無限的快慰和興奮，孩子是可愛的，我和麗却相反，我樂意住在這兒！

給家裏的信到今天還沒有回信來。昨夜這裡附近的匪來騷擾過一陣，响了幾鎗就靜悄悄的走了，我擔心會被俘擄去，更擔心着家裏的消息，尤其是麗的悲哀，有時煩惱襲來時，我感到很苦痛。

中午下了幾點雨，天空上密佈着漆黑的雲，教室沒有窗，陰暗不能上課，這學校的環境很不好，是破祠堂刷新的，屋頂到處有漏洞，下午不能上課，孩子們在外自修。

和麗到郊外去觀賞雨後的田野，遠山與林蔭，她又在追憶着家鄉淪陷的那年，日本人要她的哥哥把房子燒燬作戰，他不肯，就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在地上，這時候她正在鄉下一間中學讀書，父母不肯她回城，恐怕她會和日本人碰上了事，她一直記着，要替哥哥報仇，然而勝利後，日本人受我們的政府待遇比她從火線上回來還好，她很氣，恨日本人，怨自己的政府，尤其她哥哥的仇一直還未報……

從田野中散悶回來後，增加我心中的憤懣，倒下床，看麗廷由廣州寄給我那本——第四病室。不知是我的心術不好呢！還是那本書沒意思，全文看完，莫明其妙。

九月九日

今天接到爸的信，謝謝上帝。
拆開信看後，流了不少眼淚，家鄉田地因天旱失收，征兵，征糧又急，爸沒錢應付，把

屋賣了，家人搬到姑母處去住，弟弟早已失學，在鄉下替人家看牛……唉，這年頭。

我不敢將信給麗看，她問家鄉近況，我說很複雜，她又問家裏的人，我說都平安，我不真實告訴她的原因，是因為她的思想太激烈，說不定又會氣出病來的。

晚飯後，又和麗到河邊去解悶，她告訴我，在X地剿匪的友人信來，要她一起去打仗，麗很高興，幾個月來平靜的心又起了波瀾，她說要去，我不贊成，勸告她，我並不是貪生，我不願自己去打自己人，打來打去，還不是爲了人家的地位？她很氣，不理我就回去了。

九月十日

今天麗又提出要走的意見，我再三勸阻她，她很堅決，要去打仗……

中午精神相當痛苦，家鄉的不幸，麗的要走，把我的腦子脹亂得不知要怎樣才好！

下午姐姐由香港返廣州過此，特地下車來看我們，我告訴她家鄉的情形，她很傷心，她決定回廣州即寄些錢回去給爸，她又去勸麗莫去打仗，自己人打自己人不應該，麗不聽她勸導，她說過不慣這死水一樣的環境，不願看這遍地飢荒還要納糧派款的地方的老百姓骨瘦如薪，她又說這兒是地獄，人吃人的。做官的只知道用鎗，把老百姓甚麼都削光，她去打仗的原因是希望把共匪平亂後，政治上軌道就好了。

姐姐沒法，她也同情地的志願，多說是不會生效的。

姐又搭車下太平，返廣州去了！

九月十三日

今天是麗離校要到X地的日期，孩子們都啼啼哭哭，她的心像鐵一樣，說走就走，好像情感已經麻木了，在這動人的場面，她沒有絲微的感動，她說：孩子們很可愛，爲了他們將來的幸福，她非去打仗不可。

送麗乘車上廣州，回來時孩子們和我心中好像平空缺了一種東西，空虛又悵悵，大家都很頹喪，人生的變遷，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十一月四日

日記已一個多月沒寫了，自從麗走後，寂寞得內心要發癢，甚麼也不想，不做，我一直在苦痛的深淵中摸索。

孩子們常來問麗的消息，很希望她再回到學校來，她走後一個多月，沒有一封信，一點兒聲息，在課室和課外，孩子們整天念着麗的名字，我明白孩子們愛麗有甚於他們自己的生命，他們掛念的心情和我同樣的真切。

麗走後，全校的功課祇是我個人負責，九十幾人，分四級，真把我忙得不也苦乎。

人瘦了，年長的孩子都說我精神不好，我知道，我瘦的原因是寂寞，我沒有友伴，心中難過！

十一月十二日

麗今天有信來，信不是她自己的筆跡，是醫院中一位同事替她寫的，我接到她走後還是第一封信。高興得不知要如何是好，打算把它看後告訴關心她的小朋友們，可是，當看完信

後，我已頭昏神亂了……

「露」在×地後，打過幾次勝仗，她認為共軍是不堪一擊的，太大意了，K地之役被敵人俘擄去幾十人，她也連中二鎗，現已入後方醫院醫治，據醫生說：傷勢過重，很難治得好，好起來也沒用了，要完全成爲一個殘廢的人，她不會痛苦，沒有怨恨，她說這是她的責任，爲了下一代的幸福，她得犧牲……

我看完信後，倒下床昏睡去，醒來時孩子們都來問我，又問我的消息，我不敢告訴他們，怕他們比我更難過，我不能使天真的孩子爲了露而傷心，相反地，我把露在×地指述得很生動，很快樂，孩子們笑了，我也苦笑了，其實，我的心有如針刺。

十一月十三日

早上督學由城里來，把學校批評得一點成績也沒有，我知道自露走後學校的一切都亂無計劃，但我不承認沒有點兒的成功。後來督學要一担谷做熟性費，否則簽呈報告縣長，要免我的職！我不理他我罵他卑鄙，我已下了最大的決心和他們拼一下，怕甚麼！難道這時代應由他們爲非做惡，到處勒索麼？我才不信。

督學走後，基金委員和孩子們都來安慰我，決爲我盡力，無論如何不能讓督學要谷不成而免職。

夜又睡不着，月亮掛在天上，我又在思故鄉，在想露，在想活在這時代一切不幸的人們……

十二月一日

昨天是第三次月考，一口氣什麼工作都做清了，今天放假一天，讓孩子們和我休息一天，實在我們忙得太辛苦了。

露的信又沒來，我接連寄去了三封，還有幾十萬塊錢和幾本書，到今天還沒回信來，真煩！

今天督學又來麻煩了一次，據說沒簽呈報告縣長，問我給不給谷，被基金委員會負責人罵了一次，他厚着臉皮走了，真下流這種人！

十二月四日

姐寄錢回家，爸的回信覆來，百幾萬塊錢，又給征兵，軍糧派去了，家裏依舊在吃番薯，媽臉上的皺紋增加了許多……

今天在禮拜，進城去寄信，順又寄點錢給露用，我擔心她在醫院開窮。

在城里逗留了片刻，買些東西，街上比前熱鬧，每到下午七時就戒嚴，據說土匪一股，已迫近城的附近。

縣長換了，是姓王的，那位督學也走了，據熟人告訴我，他是縣長的侄子，縣長換了他不能不走。

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前天他到學校來要谷被基金委員會大罵那一次，原來是來敲最後一筆路費。

十二月十五日

又接到露退回來的信，一封是爸給我的，露那封退回條上蓋着醫院的長印，註明退回的原因，露已身故多天了……悵然！

爸的信告訴我鄉下飢荒，鄰舍餓死的人很多，一個小孩子在鄉下只換到三斗白米，他又告訴我：陳秘書回來了，出外幾年，回來行李好幾十担，爸罵我不爭氣，枉讀了這麼多年書，到今天還養不起家人，陳秘書從小沒讀過書，跟着叔父去做了整半輩子的勤務兵，抗政時帶叔父由昆明運鴉片到桂林轉廣州出賣，仗着軍長的聲威，他帶叔父掙了大筆錢，勝利後叔父隊伍調到×地來接收，這樣，他就得了不少的勝利財，而且還被叔父介紹到×處做秘書……

我回信給爸，告訴他這時代讀書人都在吃虧，這時代有錢，有背景就可以做大官，學問高深是沒用的，像我這樣的讀書人，處處講良心，那裏能找出一條發財的路啊？

我知道在爸的陳舊的思想，一定不相信我的話，更不會相信做官的！講後台不要知識，可是，我的信終於寄了。

晚上，我又翻着露的像片，我呆呆地望着她。我不相信她的壽命是這麼地短暫……更不能分析梗塞着胸中的是什麼東西：不是悲傷，不是怨恨，我只覺到一種近於窒息的痛苦，我並不惋惜露的死，死是平凡的，我所惋惜的是一團烈火的消滅，一個希望的幻滅，這是什麼悲劇？我的心被打擊得多麼沉重！我要發狂了……

本刊除徵求短篇小說外，再徵求富有現實性，且有很深厚人性發掘的獨幕劇多篇，擬於本年出版劇專號。

文壇編輯部啟

海浪心濤

理想的追求者第六章

雪倫

暖洋洋的春風，從海上吹過來，盆裏的芍藥花，開得更加鮮麗了。

時間已經到了春天。吳月雲回到香港來，也有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在生活方面，她過得很舒服。母親對她，可以說無微不至，一切用不着她費心，母親說會替她想得週週到到，佈置得妥妥貼貼，好像她還是一個小女孩似的，受着母親的愛護和撫育。甚至有許多東西，她沒有想到的，母親也買來給她。有一次，母親給了她一個精緻的小瓶子，說是巴黎新出的一種香水，又給了她好些胭脂和唇膏之類。這些東西，她是向來不需要的，因此，她向母親說：

「媽，買這些東西做什麼呢？我不用的。」

「好女兒！」母親笑着說：「我就是看見你沒有這些東西，所以要買來給你。你太不講究裝飾了，一個女人，不應該對自己的容貌太隨便，你要知道，漂亮就是女人的本錢呀！」

後一句話，吳月雲聽來極不滿意，但抱着這樣的見解的，又何必母親一人呢？社會上有幾個女子，不是和母親一樣想呢？她本來打算和母親辯論一次，但她知道辯論也是徒然的，母親的意見，代表着一般女人的風氣，一個階層的思想，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攻破的。因此，她並下怎樣認真的反對，便也笑着說道：

「媽，那末，照你看來，我是極不漂亮嗎？」

「不是這個意思，我的女兒。」母親望着她說：「你是很漂亮，但如果你再認真些修飾，你就一定更好看，就可以更加得到男人們的愛慕。我的女兒，你要知道，男人的眼睛，總是向着年輕的漂亮的女人轉的。」

吳月雲覺得母親的話，愈說愈不成話，雖然那說的，大概也是事實。她不想再說什麼，只是心裡感到一種，受了侮辱般的痛苦。難道女人就真是男人的玩具嗎？天生來專門給男人欣賞的嗎？

然而，她的母親，却完全是一片好意，出於真誠的，愛護自己的女兒的好意，不管這好意，在吳月雲心中，引起了怎樣的感覺。

現在，吳月雲又快離開這裡，到C大學去上課了。他對這個溫暖的家，不禁有點留戀起來。她和母親，在思想，雖然有很大的距離，然而母親對她的入微的體貼，親切深遠的慈愛，却是使她非常感激的。就是這個房子，她也有點依依不捨。這一個多少帶點布爾喬亞氣味的房子，是在一座三層西式建築物的二樓上面。房門正對着一片汪洋大海，那深藍無際的，永遠跳動的，廣闊的海面，是多麼能夠使人，生出深遠遙遠的思想呵！

吳月雲常常喜歡，獨自兒凭着欄杆，靜靜地看海。海是多變化的，牠有時像一個沉思的哲學家，默默地仰臥着，觀察着在牠上面的，比牠更博大的天空。使人想見在牠深遠莫測的心頭，正不知蘊蓄着多少自然的奧義。而有時，牠又像一個暴怒的巨人，發出使萬物震驚的吼吼，把波浪當作旗子，搖撼着，吶喊着，使人想見牠有無窮的悲憤，彷彿要把這世界，倏然加以毀滅。牠有時也像一個慈祥的母親，面上浮泛着一絲一絲的微笑的漣漪，使人想投身於牠溫柔的懷抱。有時却像是頑皮的孩子，喧嘩着，跳躍着，不斷地把唾沫吐在沙灘上，或者輕輕地敲擊着，蹲在岸邊做夢的蒼老的石頭……

住在這風光變幻無窮的灘頭，吳月雲的心頭，也是思緒萬千，像海波似的，一層一層地，忽起忽伏。

在這些日子裡，吳月雲計算，曾經寫過七封信給羅克中，然而却没有得到一次回信。這使她覺得多麼奇怪呵！她沒有想到，在離來香港之後，接着羅克中也回家去了。她總以為羅克中還是住在K城，因此在她的心裏，設想着種種沒有得到回信的原因。她以為羅克中一定在生她的氣，因為那天，她沒有答應他的要求，而且走得太匆忙了，甚至連通信處也沒有留下給他。但她又覺得羅克中太孩子氣了，如果這樣就通信也不寫，那還有什麼愛情可說呢？難道羅克中的所謂愛情，竟是如此淺薄可笑的嗎？她又想，羅克中決不會是這樣無聊的人物，但為什麼不來信呢？病了嗎？或者發生了什

麼意外的事情嗎？然而種種假想，她又覺得並不圓滿，自己加以推翻了。這一個難以猜破的謎，在她的心頭，激起了一陣一陣的浪花。幾隻帆船，在海上漂浮着，牠們到那裏去呢？牠們在尋求什麼呢？

吳月雲覺得，自己也好像是一隻帆船，漂浮在茫茫的人生的海上。過去她的遭遇，可以說是風平浪靜，她的潔白的帆，朝着未來，悠閒自得地，平安地向前走着。然而，未來是如此渺茫，如此遙遠，狂風駭浪，却是常常會突然襲來的。不知有多少生命的帆，被突起的狂驟的風浪撕破了，衝倒了，捲沒了。她獨能保得住不被襲嗎？怎知什麼時候，她就會受到襲擊呢？

「波——」一聲尖銳的汽笛，驚破了她的沉思。前面，一隻巨大的輪船，迅速地衝過，海水激起了雪白的浪花，和一層一層的水波，水波向兩邊分散着，直到輪船走遠了，還在不斷地搖蕩。

吳月雲又想，她不應該像一隻帆船，她應該像一隻這樣的輪船，輪船無論如何，也比帆船穩得起風暴呀！你看牠勇往直進，向前直衝，那氣概是多麼雄偉可愛呵！

夕陽的金色的衣帶，拖在海波上，海上的風光，變得更加瑰麗了。吳月雲的思想，也不斷地變幻着，愈扯愈遠。

「家姐，家姐！」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跳跳蹦蹦地，衝上樓來，吳月雲回頭一看，原來是六弟。

「什麼事，這樣高興？」吳月雲問道。

「姐姐，我給你一件好東西！」小孩背着手說。

「什麼東西？」

「你猜……」

「我怎麼猜得着呢？拿來看看。」

「姐姐，你的情書！」小孩把信拿出來，在吳月雲面前搖幌着，帶着頑皮的笑容。

「亂說。小孩子懂得什麼情書，快拿給我。」吳月雲伸出手來接信，却不料小孩又把手縮回背後去。

「姐姐，今晚請我看電影，我才給你。」

「小頑皮，昨晚看電影，看到打瞌睡，還沒有看夠？」

「昨晚的電影，沒有跳舞的，不好看。」

「唔——」吳月雲心裏想：這孩子，小小年紀，就養成這樣的頭腦，將來不知怎樣的壞呢。

「好姐姐，今晚帶我到皇后去看吧。」小孩終於交出了信，但還是以期待的眼光，等候着吳月雲的回答。

「吃過晚飯再說。」吳月雲漫應着。一面看信封，却是周瓊芳寄來的。

「姐姐，一定去吧，媽媽到李太太那裏打牌去了，今晚你不去，誰帶我們去呢？」小孩糾纏着，似乎吳月雲不答應，他是決不罷休的。

「唔，去吧。」吳月雲爲了要使小孩走開，好靜靜地看信，便答應了。

「好姐姐，好姐姐！」小孩這才歡天喜地的，跳跳蹦蹦地跑下樓去。

吳月雲把信拆開，裡面另外夾着一封信，和剪下來的一塊報紙。夾來的信是羅克中寫的，卻還是去年他離開K城時候，寄到C大學去的。吳月雲道才知道，羅克中早已回鄉去來。她寫到K城去的七封信，得不到回音，也就不足爲奇。於是她又看周瓊芳的信：

「雲姐：

前天我到學校去，看見一封給你的信，現在隨函寄上，大概是羅先生寫的吧？

然而，今天的強民報上，登出了一段羅先生被捕的消息，使我大喫一驚，便剪下來，也隨函寄上。這個年頭，到處是陷阱，怎麼辦呢？學校快要上課了，望你早點回來吧。

此祝

安好

芳妹二月二十日

當吳月雲看到羅先生被捕的字樣時——也不禁心裏一驚，馬上便去看那一塊剪下來的報紙：

「本報訊：本報爲正確了解中國農村社會，於上月派出記者羅克中，尤志全，分別落鄉，作實地調查。羅克中於前日（十八日），附近各地工作，詎料於前日（十八日），突遭M縣政府，深夜派人逮捕，原因未明。本報除去電查詢，以便據理交涉外，並決議記者公會聲援云。」

消息是這樣簡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吳月雲的心頭，真是無限焦急。她想：羅克中

是一個純潔，正直的青年，爲什麼會被捕呢？這正和林蘭教授的被捕一樣，太使人不得其解了。然而報紙擺在眼前，事實已經是這樣，這一個突起的波瀾，正象徵着人生的海，是如何艱險。一陣幻滅之感，輕輕地在她的心上掠過，但她並不怎樣恐怖。她深深地呼一口氣，又抬頭望着前面的海。這時，晚霞的光彩已經消失，海面上瀾漫着一層昏暗，迷濛，灰色的氣氛，而濤聲却漸漸大起來了。

吳月雲的心海，又在一起一伏，她想到羅克中所說的理想和愛，她的原有的美麗的憧憬，在風浪的衝激下，漸漸有點動搖了，她不能不作進一點的認識和理解。所謂理想和愛，本來不是一個超現實的小圈子，不是一對情人從心裏幻想出來的小天地，乃是以現實生活爲基礎，在廣大的現實中，去追求，去創造，去發展，去奮鬥的一個目標，這個目標，也就是人生的一面，或者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面吧。

所以有理想的人，並不是在心裏希望着一種遙遠不可捉摸的境界，或以一種美麗不可實現的想像，來使自己陶醉。而應該腳踏實地，不斷的苦幹，去開闢人生的道路。同時理想並不是個人的東西，偉大的理想，乃是衆人的，爲整個社會，甚而至於爲全人類的。一個人希望發財或其他什麼利益，這不能說是理想，而是個人的一種慾望罷了。

至於愛情呢，更不是指男女間獲得身體的秘密。而是雙方心靈的結合，真正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同甘苦，共奮鬥，不怕任何艱難險阻，雖歷萬劫而不變，這才是真正的愛情。

吳月雲這樣想着，心頭一亮，覺得自己漸漸的堅強了，勇敢了。對目前這一個風浪，她認爲正是現實給她和羅克中的一種磨鍊，在爲理想奮鬥的過程中，這算得什麼呢？在給愛情凝結在一起的兩顆心上，這又算得什麼呢？

「哈哈，哈哈，」母親高興到合不攏嘴。「媽，我後天要回學校去了。」吳月雲說。「爲什麼這樣快？」母親詫異地說：「你在家裏多住幾天呀，學校那裡會有家中這樣舒服，何必這樣早回去呢？」

「我接了同學的信，說學校要上課了。」

「好女兒，多陪媽玩幾天，上了課，你總是不回家裏來的。」

「媽，這學期我要畢業了，功課比較忙，應該早點去。」

「你看，好女兒，你的頭髮，今天又沒有去燙，明天快去燙，頭髮不燙成什麼樣子呢？」

「媽，做學生沒有人燙髮的。」

「唉，不成話，不成話！」母親搖頭歎息着。

二弟和三弟，還在談論打牌的事。四妹和五妹，却在講今晚的電影。六弟伏在一張沙發上，呼呼又打瞌睡。

女僕把消夜的雞粥端了進來，等到大家吃完，已是一點多鐘了。

吳月雲回到樓上，原想打盪一下行李，但看看夜深了，只得上牀休息。

海浪的呼嘯聲，直送到枕畔來，吳月雲躺在牀上，却是睡不着，心裏又湧起了陣陣的波瀾，像是應和着不絕於耳的海浪。

(第六章完，全文待續)

海風漸漸的大了，在晚上，仍有些微的寒意。吳月雲加上一件薄絨襪。這時，一個女僕，正來請她下樓去吃晚飯。

吳月雲決定後天回K城去，一方面爲了學校上課期近，一方面也爲了好打聽羅克中的情形，因此，晚飯後，她便向弟妹們的要求，帶他們去看電影。

從戲院回來，已經十二點了。母親和二弟三弟，正在談他們在李太太家裏雀戰的收穫，談得非常高興。

「媽！」吳月雲向母親走去。

「你們回來了，正好，正好！」母親歡天喜地說道：「我請你們消夜，今晚我贏了二百五哩！」

三次滿貫，六次三翻，打得李太太和金太太落花流水，人都呆了！」三弟揮嘴說。

「那一次，如果不是打錯了五索，也是滿貫牌呢！」二弟津津有味的說。

「媽好福氣！」吳月雲勉強附和着說。

三十萬元四十五萬元四期基本定戶諸君鑒：訂刊期滿，請即參照本刊讀者發動辦法續定，以免中斷爲荷！

文壇發行部啟

論描寫

陳東流

一篇文藝作品的成功或失敗，其關鍵并不完全在乎於它的思想的成熟性、意識的正確性，主要的還是要看它所表現的形象是否具體、簡練、真實、質樸、明瞭、活潑、生動、確切、完整以爲斷；換句話，即是要看作者能否運用明快而真切的形象去表現他的思想和感情。這樣講，我們并不是說意識的正確與否對於一篇文藝作品沒有關係，這祇是說它的關係并不是直接的。因爲文藝，是憑藉形象來表現作者的思想和感情的，文藝作者直接拿給讀者的是他所創造的形象，至如他的人生觀世界觀等等，祇是間接地告訴讀者的東西而已。也就是說，一個文藝寫作者要證明自己觀念的正確，必須要用藝術描摹的語言來表現。因此，我們要打擊黑暗，歌頌光明，總不能夠「我們要戰鬥」或「我們迎接黎明」如此之類的叫喊一陣，高呼一陣，怒罵一陣，嘲笑一陣；就可以濟事的。文藝作品，必須要描劃出具體的形象，才能夠打動讀者的心靈，才可以使讀者通過感覺而後達到理智收穫得到藝術感染的效能。這就是我們必須要用具體的形象去刻劃光明或黑暗，始有可能深切激發讀者的愛與憎。柏林斯基說：「藝術家要用手段來思想。」這兒所謂藝術的手段，便是用藝術描摹的語言，所以，形象的表現，是文藝作品的生命。

我們學習寫作，首先要充分明瞭：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不要講述而需要表現。「給學寫作者的一封信」裡，有這一個舉例：

「一個木匠，向他的推刀（刨）大概可以這樣說：

「推刀，現在我好拿你來刨木板了。」

但卡邁的詩則寫道：

「推刀呵，來疾速地刨削，

板臺上颯颯地歌唱，

板兒削得如鋼梳般發熱，

木屑滾滾流出來。」

這就是說明了，通常談話的語句，以及教科書報章等等的用語，都是運用着邏輯的概念，主要的是賴於理智的，而文藝作品，它是有描摹性的，因它不依賴於理智，並且也要賴於感覺。

這樣，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爲什麼往往有許多作品，主題很有趣，觀念趨向很正確，人物故事似乎很現實，但總不能引起讀者的印象，總感覺得它很不够藝術性。這就是因爲這些作品祇是流水賬似的紀錄式的，或者祇是流行理論的概念的複寫，充滿着乾燥的政治的議論，根本缺乏着藝術的表現，以及觀念在藝術描摹上的揭示；一句話：沒有形象的表現，不懂得把題材形象化的原故。

正由於形象化，是文藝的最根本的特徵之一，所以學習寫作者，除了充實自己的生活，以及向生活的各方面隨時隨地加以細微的觀察和深廣的體驗之外，對於描寫技術必須更加以刻苦的磨鍊，方克有所成就。事實上，中外古今的偉大作家莫不對描寫技術下過苦工夫，此點我在「論寫作」一文中曾有講述（載「文壇」八卷一四七月號）。大家都知道高爾基，當然他的豐饒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對於生活的深廣而又精微的理解，於他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但同樣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由於他對於文學修養的豐富，獲得了卓越的文藝描寫技術，才能幫助他把生活表現在作品裏。我們祇要試想一下，跟高爾基有同樣長久而又豐富的生活經驗的大不乏人，比方碼頭苦力、流浪街頭的乞丐……等等，但他們不能夠成爲文學家，能夠成

爲世界革命文豪的祇有一個高爾基。這樣，我們也就知道：「生活並不就是藝術」，這句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而且正道出了藝術之所以爲藝術，豐富的內容必須要以適切的形式來表現；也就是說，「現實的真實」必須要與藝術的正確表現，方能達到「藝術的真實」，在完美的形式上，把握到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總括地說，一篇文藝作品擺在讀者的面前，固然要看這作品的內容怎樣，但同樣重要的也要看它的表現形式。形式雖然是由內容所決定，但形式的優美與否也能起反射作用，影响到內容的。因此，文藝寫作者從現實的生活中擷取作品的素材，通過具體的形象而加以表現，這時候決定這一創作過程的藝術價值，不單祇是關係於現實的題材與主題，並且也關係於它的表現形式。也就是說，形象的形式之於文學是本質的，形象化的手段——描寫的技术，在文學上是佔着決定的意義的。所以，如果文藝寫作者，沒有優越的描寫技術，僅僅是理論上，或意識形態上的成熟性，正確性，或者僅僅是現實的積極的豐富的題材，沒有疑問的成不了優秀的藝術的作品，因爲他不能將真理體現於形象之中。歐陽山說：「卓越的內容配合着精美的形式的小說才是高級的藝術品，反之便是低級的藝術品。」如此，學習寫作者，對於題材的表現，決不能夠忽視技巧而精確地描寫它的內容。

二

現在，我們來談談什麼是文藝的描寫吧。

日本佐藤春夫在「論描寫」一書中說道：

「……例如描寫景色，只說那是有山有川的，有人家五六七十的鄉間，這雖使人了解，也許祇能成爲「說明」，而不能成爲「描寫」。反之，雖然沒有列舉全部的地形，只說小小的人家，或在山麓，或在山腹，有的在山崖之上，臨着流水；有的沿着崎嶇不平的道路點散着，我想讀者能夠顯明地認識，這是有山有川的山間的鄉村。又如寫水中的太陽輝煌地反射着，蟬在叫，濃雲低低地掩着山巒，雖然沒有說出這是夏日的午後，讀者也一定知道的。試看這例，就知道所謂「說明」，不過是使人「了解」而已，所謂「描寫」，就更進一步，非叫讀者認識不可。就是，如其描寫芬芳，那芬芳非從紙上襲擊讀者的鼻子不行，如其描寫景色，那顏色在一瞬間非浮現在讀者底眼裏不行，如其描寫顏色鮮艷而又芬芳的花，顏色與芬芳非同時申訴於讀者底眼裏不行。」

我們知道，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的最高的表現技術，是能夠把語言運用得跟色彩一般有同樣的效果。高爾基曾讚歎巴爾札克的描寫技術說：「我在巴爾札克的小說『絞皮』裏，讀到描寫銀行家的住宅中的晚餐會那一段的時候，我完全驚服了。差不多有二十多個人，鬧轟轟的嘈雜着，同時在說話；我好像聽見各色各樣的聲音，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巴爾札克並沒有描寫一個聚集的客人的前影和姿態，可是我却覺得不但實際在耳朵中聽見誰在怎樣地說話，而且那些人們的眼波，笑影，以至於一舉一動，都好像歷歷在目。」他又說：「一般地我對於巴爾札克和法蘭西作家們用言語描寫人物的技術，把人物的對話描寫得活靈活現好似耳旁聽見一樣，對話上最高的完成的技術總是忍不住不驚歎的。巴爾札克的作品中，總好像有些用油畫顏料畫了出來的處所。當我第一次看見盧本斯的繪畫的時候，我完全想起了巴爾札克。」

事實上，凡是成功的作品，都莫不如此，描寫美麗的風景——例如林和靖的一首「山園小梅」：「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寥寥幾筆，輕描淡寫，就給了讀者一個又真又美的印象；又如「儒林外史」第一回：「玉兔放牛倦了，在綠草中坐着。須臾，濃雲密布，一陣大雨過了，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漸漸散去，透出一派日光來，照得滿湖通紅。湖邊山上，青一塊，紫一塊，綠一塊，樹枝上都像水洗過一番的，尤其綠得可愛。湖裏有十來枝荷花，苞子清水滴滴，荷葉上水珠滾滾滾去。」這不過是幾句潔淨的描寫，可是它通體透明，把一幅自然佳景，寫得好似一幕黃昏的電影一般，描寫生動的人物——例如那以描繪人物著名的「水滸」裏的記「楊志」：「面皮老大一搭青記，腮邊微露些少赤鬚。」祇輕輕十

數字，便把楊志狀貌活現紙上；又如魯迅的「故鄉」：「……一個凸額骨，薄嘴唇，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兩手搭在髀間沒有繫裙，張着兩脚，正像畫圖儀器裏細脚伶仃的圓規。」這被描寫的女人，令人一眨眼，就看見她瘦削得好似一把乾柴的樣子。

我們讀「水滸」，在第三十六回中，看到寫宋江被鄆城縣的兩個公人押着，刺配江州，祇因不合在揚陽鎮上將五兩銀子賣發了一個資學的教師，所以開罪了那鎮上的惡霸穆弘兄弟，弄得日落西山沒處投宿。後來幾經奔波才找到一家肯收容他們借宿的莊子，不料那莊子却是穆弘的家，於是他們祇得狼狽逃亡。當時急急逃到潯陽江邊，前有大江攔截，後有穆家莊的追兵。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倏地從蘆葦叢中拖出一隻船來，宋江便叫那梢公打救則箇。他們上船後，誰知那梢公張橫，也是個強人，拿出亮晃晃的尖刀，逼他們跳江自殺。正要跳時，却來了另一隻船，那船上的大漢，跟張橫本是一路人，但他是宋江的朋友，他碰到張橫在江上做買賣，問起情由，他疑心那被害的是宋江，於是他大聲喊道：

「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便縮裏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箇！」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看時，星光明亮，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

這一段有聲有色的描寫，金聖嘆批註說「讀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這一個字「妙不可說」。他說這十一字「非云星光明亮照見來船那漢，乃是極寫宋江半日心驚胆碎，不復知天地何色，直至此忽然得救，夫而後依然又見星光也。蓋吃嚇一回，始知之矣。」金聖嘆這批註是很正確的，這十一字不單祇是寫出當時的景色，並且非常恰當地寫出了宋江遇救之後與遇之前的兩種不同心境的變遷，「星光明亮」這是一個具體的形象。這種描寫法是具體的形象的表現，也就是一種藝術手段。

從以上的舉例，學習寫作者，必須要牢記：「文學家、詩人、戲劇家，最忌說故事式的敘述，而要表現，要描寫，要傳達出人的肖像，其表情姿勢與音調抑揚，其言論與行為。」（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因為描寫是傳達的，即是把事實採取客觀的態度將它寫實出來，它的作用和效果，不單祇要使讀者的理性能夠領受，並且還要使讀者的全人格全感覺與它發生充分的同感，關於這一點，以及作者怎樣才寫得出這種使讀者能夠領受的描寫呢？佐藤春夫說道：

「說起『嬌小的美人』我們不過從語言的條件上了解她吧了。但是那嬌小的程度，或美麗的種類，僅靠這點文字來認識，就頗為難了。如果換作『她喜作掌上舞』，則那嬌小的程度，或美麗的種類，豈不是能夠明瞭地認識了嗎？使人感到雖然微小而很是相稱的，就是『掌上舞』這三個字。為什麼呢？我們對於污穢的，不相配稱的母子，不會有叫她舞蹈一下的希望或空想的。所以只有女子底舞姿，叫別人空想，才能比較『說明』更明顯地感到那女子底美貌，不單只是了解，更能直接申訴於我們底感情。所以就這一例說，因為要使『掌上舞』三個字能發生兩種功用，不從正面去直接描寫，經過作者底空想，借以促進讀者底理解與空想力，他有這種特別作用。因為如此，這種文字，具有散文以外的效果——就是把詩的感興給予讀者。這種文字底味道，就是所謂字裏行間的興味。」

「『月明星稀』這句話，是古來有名的詩句，大家都知道的。這句話，假使祇說『月明』，或者只說『星稀』，把它分開來看就只是『說明』，但是這重複使用的兩句說明的話，將它結合起來，就有豐富的描寫的力量，使人直覺到澄澈的秋夜的空中。為什麼呢？『月明星稀』這兩句簡單的句法，使我們底頭腦，與眼見秋空一樣地爽朗。又因為我們經驗這一種事實，就是在月明的晚上，為要數天上的星，多少花費一點時間，抬起頭來看空中。每當讀到這一句，同時我自己想起了過去的記憶，想起了寫在文字裏的許多情景。於是這句話底字裏行間的興味，自會產生出來的。」

「『掌上舞』這句話，有一種空想的興味。『月明星稀』這一句，決不是空想的，是由事實的觀察而來的文字。我們於此見着了這兩種描寫的例。但是道理卻簡單明瞭。要想有能夠申訴於他人的空想，作者自己非先有活潑鮮明的空想不行；要想他人確切地領受事實，作者自己非善於觀察事實不行。……所以，要想寫得出讀者能夠領受的描寫，作者首先要將自己所想描寫的東西，明顯地浮現在眼前，自己先用鼻子嗅那芬芳，先用耳

柔聽那聲音，先用肌膚去觸那溫度……總之，一切一切，作者自己不能明顯地知道，使不把能它申訴於讀者。」

三

我們在上面再三說，一篇文學作品應該着重在描寫，形象的表現，但這並不是說，好，我們就為描寫而描寫吧，為形象化而形象化吧，以為如此便是萬靈膏藥，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倘若不是這樣，結果一定會弄得滿紙辭藻，把文章集湊成一幅五顏六色的斑駁的披面似的，使人看了怪不舒服；或由於自己的幼稚，便往往會寫出一些莫明其妙的東西來，如高爾基所假設的：「蒼蠅像象一樣的退去」，「駝鳥像鯨魚一樣洩進水去了」，如此之類的荒唐的句子。我們必須要知道，文藝寫作的語言的形象化很重要，決不是因為可以當作裝飾，而是因為可以確切而明瞭地表現出那些難於講得明白的東西，作者的任務是祇要針對着那種地方來一下形象化的表現，使得讀者心裡一亮，悟解你所要說的，便是描寫的工夫，至於那些讀者已經了然的地方，或者那些無需乎吸引讀者特別注意的地方，多餘的費力不但是白費，而且還會帶來惡劣的害處。也就是說，在什麼地方，應該運用描寫呢？原則上，凡是事實裡的特別部分，和必要之點——如正面的題材，主體的事實與扼要的關鍵。倘祇是普通的事實，平凡的東西，一筆帶過便算了。比方某種情景，某種氛圍，某種場面，某種性格，某種動作，我們要抑它傳達給讀者，祇要把它特徵折住，加以形象化，喚起讀者的聯想和想像，讓讀者自己去領會。例如過去中國的文藝作品，寫遠遊的悲哀的，往往化費很多的筆墨，而元人馬致遠的一首小令則這樣寫着：

「枯藤、老樹、昏鴉、板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在這一首短短的小令裡，前面一大段都是名詞的羅列，祇有最末兩句是成句子的。但是使讀者看起來，好似在看電影一般，鏡頭一個個地閃過，首先是黃昏景色中的一個村落，很安定很幽靜，可是接着映出的，却有一個斷腸人，在夕陽已輕西下的時候，依然騎着一匹瘦馬，冒着吹拂的西風，在荒寂的古道上向迢迢的天涯而奔馳。迴遊子也目擊那安定幽靜的村落那正和自己的故鄉一樣，他知道那些安居在村落裏的人們快要休息了，然而自己却還要趕那似乎無盡頭的旅程……馬致遠祇用了二十八個字，就表現出了一個遠行遊子的非常複雜的感傷底心境，這便是用具體的形象描寫的妙處。

又如屠格涅夫用一個明確而特有的精細描寫的方法傳達出死的情狀來：

「眼睛並未完全合閉起來，一個蠅子打這眼睛上走過。」

我們試一試，捉一個蒼蠅從活人的眼睛上爬過去，這是可能辦得到的事情嗎？普通人們把一個逝世的老嫗可以寫得很長而詳細，但屠格涅夫祇用了這兩句子。無疑地，這是一個最好的精細描寫的例子。

關於要怎樣去描寫這問題，再沒有佐藤春夫解說得那麼精闢而詳盡了，且聽他絲絲入扣的述說吧：

「怎樣的東西，要怎樣去描寫才好呢？其原則，就是從事實裏尋覓出那特有的東西來。假定有一人到浴室裏去洗澡，他準備着錢、肥皂、浴巾、這些事實是一點描寫價值也沒有的，因為這是萬人共通的。但是假如他拿着一把剃刀，則有加以思考的必要，那刀是日式的舊剃刀嗎，或是自動式的西洋剃刀嗎，就有觀察描寫的必要了。還有那剃刀是用三角錢在節氣日的夜貨攤上買的嗎，或是最新式的，用銀製成的，用二十塊錢買的嗎。這在小說家就不是輕易放過的問題了。為什麼呢？因為那剃刀的主人底生活與性格，在意想之外，多量地包含在剃刀的上面。如果剃刀與他的身份相稱，則對於表現他底階級與生活，是有效用的；如與他底身份不相稱時，也可以借此發見他底趣味與性格。更進一步說，這人到浴室去，如果時間是晚上，對於人多混雜的情形，就沒有特別描寫的必要。可是假如在那裸體的羣中，他忽然遇着一個睽別十年的友人，這友人在當他度着軍隊生活時住一個營舍裏的，於是這多人混雜的情形就有描寫的必要了。為什麼呢？因為這混雜與普通的混雜不同之故。

換句話說，描寫的第一原則，在於發見特別的東西。那特別的東西，假如有甚公意味，任隨是怎樣細微的，也應該一樣一樣地留在紀錄上。只

有觀察細緻的，才能說是精細的描寫。但是，假如描寫到浴室去洗澡，寫出那地方有男浴室與女浴室的區別：分別男女浴室的暖簾爲風吹動；掌櫃的收浴錢；因爲照顧客人有一個人坐在那地方；客人入浴脫下衣服，爲要使自己底衣服不和別人混淆，把衣服放在一處等等，像這些事件雖然寫得怎樣細緻，如其不能產生特別結果，筆調越是前進，越是成爲散漫的描寫，不成其爲細緻的描寫，祇有產生滑稽的效果吧。無意識而又冗長的描寫，爲什麼不能夠稱爲真正意味的精細描寫呢？就是這些事件本來是不值得描寫的。問題不在於呆板、冗漫、疏絮，是因爲根本全部不需要。……是儘寫那必要之點。」

在本文所引佐藤春夫關於描寫技術的所有剖析，一般公認是非常重要的論述，讀者不要因爲它稍嫌冗長而感到不耐煩，一個有志於文藝寫作者，應該從中下細玩味，我相信他一定會有所得，並且能夠深入地認識描寫的本質。

「無論你所要講的東西是甚麼，（任何一個事物，動作，或者狀態），能夠表現牠的句子總祇有一句，也祇有一個動詞，一個形容詞足以形容牠。你必須要尋到這唯一的一句，唯一的動詞，唯一的形容詞而後已。……單是發見近似的詞，是不能滿足的。」

這是自然主義大師福羅貝爾指導當時他的弟子莫泊桑的說話，後世至稱爲「一字說」。

文藝描寫的用辭，猶如畫家的着色，字之不適宜於情思的，有如用藍色去代替紅色，不消說是不相配稱的。在一篇作品裏，往往爲了一句或一字的巧拙，而影响到整個作品的生色與否的關係，因此用語必須適當。所謂用語適當，便是對於每一件事實，每一個意旨，必須用不輕不重的語辭把牠表現出來。份量不要太過火，也不要太不夠，總之要用到恰到好處，正確相當。也就是說，某一處地方，必須用某一個字或詞，不能隨便安置；就是兩個或者有多個具有同樣意義的字，但在此地用這個字便覺得非常之好，而用那個字便覺得不大好。洪景廬「容齋續筆」裡有一條說：

「王荆公絕句「春風又綠江南岸」，原稿「綠」作「到」，圈去，註曰「不好」，改「過」字，復圈去，改爲「入」字，旋改「滿」字，凡如是十字許，始定爲「綠」。」

從這例子便可看到，「到」、「過」、「入」、「滿」等字，祇是近似的詞，那最後始定的「綠」字，才是最足以表現它的全句子的意境的唯一的動詞。又如齊己的「詠早梅」中「昨夜數枝開」這句，不及「昨夜一枝開」的確當，因爲說「一枝開」才顯現出早梅之「早」，所以用「一」字比用「數」字來得貼切。再如宋祁的「紅杏枝頭春意鬧」，這個「鬧」字用得異常確當，因爲這「鬧」字就使全境活現於讀者的眼前。

宋玉說：「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

我們用語置詞，應該以此爲準繩。

不過，以上所說的還祇是限於消極方面，就積極的效用說，如果追求文字的優美，則更非充實字彙不行。倘若字彙不豐富，那麼，試問又何從可以比較，何從可以選擇呢？極其量祇不過能做到沒有錯誤的地步吧了，這在寫作的進境上說，無疑地是不夠的。「一個作家所儲備的詞越多，則他揀選的機會也越大，他表現他要表現的東西也越正確可靠，越明晰，越有價值。」（給初學寫作的一封信）

「文學的基本材料，」高爾基說：「就是範式我們的一切印象、感情、及思想的詞。古典作家教訓我們，生動詞句用得越簡單，越清楚，越明瞭，則描寫實的描寫及其對人的影響，個人性格的描寫及其對人們的關係也越強固，越真實，越確切。」

中外古今的作家對用詞沒有一個不下工夫，蘇聯名小說家捷耶夫說：「要把自己所想像的一切，自己腦海中所活現的一切準確地解釋明白，要辭能達意，需要對修詞多下功夫。俄語是很豐富的，表白某一概念，有好多的詞可用。但是這很不容易，這需要對修詞下苦工。」捷耶夫爲用

詞曾經怎樣地努力呢？他自述道：「每一章都要修改，有的章回，曾經改過二十次以上。我修改次數在四五次以下的章回，在我的作品中是沒有的。」如此的刻苦，固然是法捷耶夫成功的主要條件，值得我們學習；但我們不要忘記，法捷耶夫一定是首先有了豐富的字彙，才能夠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修改，倘若不然，搜索枯腸，不着一字，也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據說，莎士比亞所用的詞有一萬二千個，普希金所用的有一萬個，莫利哀所用的有七千個。作家的成功與其儲備字彙的關係，由此即可管窺。

怎樣去充實寫作的語彙呢？「給初學寫作者一封信」裏指示道：「主要的有三：（一）靈敏的經常的注意生動辭語，研究民衆的創作——口頭的與書寫的；（二）經常的細心的閱讀文藝作品；（三）使用專門參考書——辭典。」

五

寫，作者應該用最經濟的，最簡練的，最明確樸實的語詞，來表達最完全豐富的概念，凡是一句話所能說了的，絕不要用兩句話，一個字所能說了的，就祇用一個字，不要在作品裡有一些多餘的語句，這才能成爲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從前俄國有一個老編輯家，奧里明斯基，人們說凡文章經過他修改之後，光剩下標點了，而奧氏駁復道：

「……有篇文章，我記得好像是描寫蒂威爾城的示威遊行似的。文末謂：『在遊行的地方，會來了地方警察，拘捕了八個遊行示威的人。』這種類似的語句是很普通的。把它們整個兒的排印起來是否需要呢？譬如『地方』二字，難道在蒂威爾城來的警察，不是當地的，而是卡桑的嗎？其次，『在遊行的地方來了』云云，難道警察不來可以拘捕嗎？至於『警察』云云，除了警察以外，誰還可以捕人呢？最後，『遊行示威的人』云云，自然，不是母牛，也不是行路的人吧。所以，留下排印的僅爲『八人被捕』，即只是所需要者，其餘的統統刪掉了。雖然，留下的不僅是標點，還有四個字，但這四個字則說明了一切。」（見給初學寫作者一封信。）

這就是說明繁瑣的描寫反成爲藝術上的多餘，有如一滴精液而滲泡了水份一樣，倒是有傷於原質的。

屠格涅夫的「羅亭」，他寫下一個有卓越口才的人形象，但他並沒有在何場面裡直接引過羅亭雄辯的話，寫出他的辯才的例子。他繞着別種道路，創造他的辯才力量的印象；他講述羅亭的話怎樣使週圍的人們發生印象，講他在演說以後聽講者怎樣不得睡眠。他是讓讀者自己去補畫羅亭的辯才，藉此避去如直接引用羅亭的演說時必須發生的那種虛假——這類的演說也許讀者並不覺得怎樣雄辯，因爲演說的印象，是由於演說者的外貌，由於他的手勢，語音等等，即由於那無從全部用文字描寫的一切而造成的。從屠格涅夫並不寫出羅亭直接的言辭一層，這巧妙的儉筆，顯出一個有經驗的作家的藝術才幹來。

像這種儉筆的例子，在中國文學作品裡也有很多，譬如古詩「靡蕪行」：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練，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織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兒祇寥寥八十字，便寫出一個複雜曲折的整個家庭悲劇，作者不用平鋪直敘的方法，說「某某，某處人也，娶某氏女爲妻，甚賢淑，已而別有所歡，遂棄前妻而另娶新歡……」，他祇從「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來靈活描寫，這是多麼經濟，又如「水滸」寫活副王婆的一段：

「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庭明降，寫了犯錄牌，畫了伏狀，便把這婆推上木轎，四道長枷，三條綁索，東平府判了一個『剮』！上坐，下抬，破鼓響，碎鑼鳴，犯錄前引，溫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裏喫了一副。」

在剮字之後，跟着便是「上坐」，「下擡」，「破鼓響」，「碎鑼鳴」，……一直到「吃了一副」，幾句話，就活靈活現描畫出一個陰風慘悽，森嚴肅殺的刑場，這是何等經濟的手法。

寫在靈魂的碑上

春天的希望

是春天。

你像雀兒一樣活潑的跳到我眼前，遞給我一本紀念冊，紅噴噴的小臉孔浸在希望的微笑里顯得分外美麗。

天階的陽光照得正燦爛，風兒吹得人心暖洋洋的。

我翻開了精緻的紀念冊，一張張素白的箋紙就映亮了我的眼睛。

那像一片雪白的雲絮，輕盈地飄浮在碧海一樣的藍天上呵！

也像一朵潔白的花兒，綻開在綠色的春野呵！

更像一个純潔的靈魂，正在張開了嬌嫩的智慧的翅膀，載着天真無邪的夢和希望，飛向污濁繁囂的人間。

天宇上，有驟然的暴風雨，會吞沒了白雲，摧殘了花朵，折斷了翅膀。

而你有的，是奮鬥的勇敢，和對於新生的熱愛；不畏懼一切，準備迎接一切——快樂和苦惱，幸福與痛苦。

但像浮雲，需要風向。

也像向日葵，需要太陽。

因而，紀念冊里的每一張素白的箋紙，就像你年少素樸空白的生命。

你希望先行者用智慧的筆，給你塗下經驗的色彩，讓你從那些縱橫淺暗的線條里，領悟出人生的哲理。

於是，我愧慙自己只是一個平凡的辛苦的播種者，在這塊廣大古老然而却是缺乏陽光和水份的貧瘠的土地上，我播下的種子時常都沒有好好地得到萌芽，生長，和結果。

我已經埋葬了過多的失望和憂鬱，但是，我還年青，我的信仰還沒有動搖，我依然懷着對新生的生命的祝福和期望。

我知道每一個生命都有他自己生長的意志，和努力的追求，每一個人都是這個荒蕪的世界的智惠播種者。

每一個善良正直的人都應該這樣做，都應該珍惜他自己燦爛的希望呵！

就這樣，我在你紀念冊里的一頁素白的箋紙上，給你寫下了這幾句話：

希望是昆生命的

珍惜它像珍惜你的生命

栽培它像花匠栽培他的花

夏天的祝福

呵！
池塘的荷花已經開放了，多麼鮮紅嬌豔

樹梢上的蟬兒，像不耐於寂寞，在叫出了多麼熱鬧的聲音呵！

那碧藍的天空，太陽像火球，把大地燒

一片紅。

已歷是盛夏了。

夏天是一個丰满健康的季節呵！一切的生命都成長壯大了，繁茂蓬衍了。

而你，也興奮而响亮地唱起「畢業歌」了。你就要離開這個熟習的環境，跟三十多個像兄弟姊妹似的同在一起學習的伙伴，和和藹相親的老師了。

新的希望在你的眼前閃爍，招引；但是，惜別的眷戀又時常磨折着你有點脆弱的心。

過去的記憶太過美麗了，太過冗長了，太過沉重了；現在完全浮現在你的腦海上，你感到心兒的狂跳，呼吸的喘促；於是，你有了淡淡的抑鬱。

你愛唱歌，你有一副美妙清朗的嗓子，當歌聲悠揚地飄蕩在冬天的早晨，春天的陽光下，夏天的黃昏裏，多少人羨慕你，稱贊你呢？

是的，就只這一些，就夠使你感情地覺得難以忘懷，難以擺脫，而想永遠擁抱着那生活，那是多麼充實的，美麗的生活呵！

而在那個露營的夜，在二萬野火跳躍的旁邊，你在別人的面前第一次打開了嗓子，柔曼而清脆的歌聲，像生了翅膀似的飛越過了人們的頭上，飛向曠野的遠方，我靜靜地看見多少人垂下了頭，低聲地吟和着你的歌聲而投入了沉思里，你是用年少的生命的聲音呼喚着人們的已經遺忘了的愛和理想呵！

這樣，你多麼熱愛着這個熟悉的地方呢？這個使你安心地學習和茁壯地成長的地方呵！

而且，這里還有你親愛的同伴，敬愛的老

編餘小記

盧森

近幾年來，本刊沒有廣告宣傳，也沒有消息登載，然而，銷數並不減弱，相反的，訂戶却倍增了起來。我想：一種定期刊物，能依時出版，力求內容充實，那就是頂好的宣傳，最有力的廣告吧！

我這樣說，或許會有讀者問我：「是不是這一期又有比上期更精彩的作品呢？」

如果這樣問，那便敲破了我內心興奮的鑰子了。

因為這一期，最值得向讀者們推荐的，是向陽先生的「杜管家」。作者把一個在抗戰期間流浪了八年的杜勵光，得親戚介紹，找到一份發勝利財的爺大爺家下做「管家」的職務，作者用主人公第一人稱的自述，把一個管家的心理栩栩如生地寫在紙上，是分外生動，也分外親切；同時也將一個吸血鬼的全部醜惡的私生活揭露無遺。杜財貴雖住在「非常雅緻的小房間」，數經欺騙，假慈悲，最後遭受無任之災後，終於覺醒：不願再做奴隸，要重新做個「人」了！在本年來，這篇小說，是編者最喜愛的一篇。

陳東流先生過去我只知道他寫文藝理論，（這一期又刊他繼「論寫作」的第二篇「論描寫」一文，廣徵博引，頗為透闢，請讀者細讀

！）而不知他也寫小說，而且五年前已寫過有血有肉的作品。現在日本鬼子已逐出了我們的領海，而今天，我們的海，我們的江河，是不是平靖了？不再受難，不再有血有淚，有仇有冤了？編者會把它刊在篇首，或許讀者們也可以體會到這篇小說又有新時代舊悲劇的深意吧！

孫用先生是中國知名的翻譯家，「三姊妹的故事」是名著，從世界語變為中文，仍不失為名譯。

夏晨、林森林、黃衍清三位外省作者，在本刊是初來的：「崖的戀愛」描寫一個村女不慕名利，雖備受家庭壓迫，卒至雙雙投崖殉情，這種真摯的愛，誠令人感動。「今夫子」是一篇新儒林外史，開後叫人哭笑不得。「樹林裡的哭聲」是寫一個窮命嫁窮夫的女人，因不忘前情，與前夫幽會，於是慘劇演成了。三篇各有各的特色，一掃以前差不多、公式化的毛病，我覺得是極值得向讀者介紹的。

陳琳先生他從不無病呻吟，作品專反映現實，黎譯黑暗，是本刊的生力軍。

下一期又有幾篇頗特色的小說，那麼，請讀者們稍待一個時候，我才再來向你們曉舌，再會！握手！

師呀！
然而，日子無情地一天天的過去了。荷花開得更嬌艷了。蟬兒叫得更熱鬧了。太陽光更灼熱了。

你就要唱着「畢業歌」離開這個地方了。於是，你無可奈何地遞給我一本紀念冊。我翻開扉頁，就看見你自己寫下的短詩：

我是一個迷失了路的人

竭力的找尋

前面有高大的山

擋住我的去路

荒涼黑夜

有誰指出路徑

讀着，我彷彿看見你站在一條三叉路上，前面兀立着高山，你東張西望，正感到非常徬徨，焦灼、苦悶、但也懷着希望……

「只有去的路，沒有來的路。」一個詩人曾經這樣歌唱過。

生命是不斷地充實壯大起來的，也永遠朝着光明的前路奮鬥、掙扎、前進。

像一隻鳥兒呵，當牠長成丰满的羽毛，就應該飛離那個狹小的窩巢，去建立牠自己理想的樂園，廣大的世界才是牠活動的領域呵！

所以，你應該毫無留戀的唱着歌，愉快地離開這里，走向你理想的地方去。

我就在你的紀念冊上，下了這首短詩：

夜 有燈光

冬天 有野火

歧路上 有指路碑

你 有歌聲

只問你心里可有勇氣

走向你的理想和希望

願你永遠記着這首詩，像我永遠記着你的歌聲呵！

一九四八、六、十四於風雨之夜

本刊基本讀者發起者五千份定戶運動

「文壇月刊」在復員返德復刊以來，不覺已有四年，在中间雖經過千萬種困難，但從未脫期，按月寄到。我們是它的本讀者，覺到它為文藝界門的精神，為廣大讀者服務的熱情，極值得我們擁護與支持，故特聯名發起介紹基本定戶五千份運動。(辦法：預定全年十二期幣幣五元，半年六期幣幣五元。介紹定戶十份全年(半年)者贈全年(半年)一份。聯合定戶五十份一次義交者除贈五份外，訂費一律九折優待。)希望各地愛好文藝的朋友，廣為介紹，參加競賽，看誰站得最前，看誰成績最好!

(該刊訂閱處：一、惠愛中街廣慶文化書業公司。二、惠福南路濠畔巷七號。三、中街北迎賓路十一號一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廣文
維真 | 大彥
華明 | 英傑
李慶 | 瑞貞
李慶 | 何文
文泰 | 何文
文泰 | 容文
文泰 | 佩文
文泰 | 少文
文泰 | 林文
文泰 | 雲文
文泰 | 陶文
文泰 | 謝文
文泰 | 本報
編輯 | 銅文
文泰 | 雲文
文泰 | 元文
文泰 | 建文
文泰 | 大文
文泰 | 展文
文泰 | 瑞文
文泰 | 各文
文泰 | 李文
文泰 | 鮮文
文泰 | 海外
文泰 | | | |
| 謝文
文泰 | 陶文
文泰 | 本報
編輯 | 銅文
文泰 | 雲文
文泰 | 元文
文泰 | 建文
文泰 | 大文
文泰 | 展文
文泰 | 瑞文
文泰 | 各文
文泰 | 李文
文泰 | 鮮文
文泰 | 海外
文泰 | 謝文
文泰 | 陶文
文泰 | 本報
編輯 | 銅文
文泰 | 雲文
文泰 | 元文
文泰 | 建文
文泰 | 大文
文泰 | 展文
文泰 | 瑞文
文泰 | 各文
文泰 | 李文
文泰 | 鮮文
文泰 | 海外
文泰 |

內政部登記南京警署字第一〇號

南京圖書館藏